

从“被描写的光荣”说起 / 伍良之
长篇的诞生 / 丁云

鲁迅、林连玉 比较探索 / 甄供

悼念 **林晃昇** 特辑 / 爱薇 / 春山 / 颜龙章
/ 杰伦 / 毛决明

俗

第 8 期



ISSN 1511-6050



9 771511 605008

KDN: PP10618/12/2002

2002 年 10 月出版

霹雳文艺研究会主办文艺活动

- 《清流》革新号推介礼
- “人生是一部大小说”座谈
- 《燭火》与《清流》交流会



▲ 者推介《清流》革新号。
《清流》主编田舟向与会

7月28日上午，霹雳文艺研究会假怡保育才校友会礼堂举办《清流》革新号推介礼暨“人生是一部大小说”座谈会，并赠书予吡州各华文中学。是日下午，在该会会所与《燭火》文学季刊编辑部人员举行交流会。应邀出席者，有《燭火》社长伍良之、主编甄供、编委杰伦、编委兼发行主任春山等。

▶ “人生是一部大小说”座谈会由《清流》执行编辑王涛（左1）主持，主讲人（右起）是驼铃、丁云、陈蝶。



▲ 《燭火》与《清流》编辑人员交流会，前排（左起伍良之、甄供、舟、驼铃、王涛；排（左起）：杰伦、春山、郑可达、钦、紫梦玲、陈明、崔冰。



▲ 《清流》、《燭火》两个文学刊物的编辑部人员以及出席此盛会的各地作家朋友，在主席台上拍照留念。

目录

文学季刊
第8期

烽火

作家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文学季刊

第8期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废都》——张炜的创作自述

刊名题字：沈保耀

《烟火文学季刊》

KDN: PP10618/12/2002

社长
伍良之

出版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顾问

方北方、方修、吴岸

主编

甄供

编委

杰伦、唐珉、春山

发行主任

春山

封面、内页设计

叶玉佩

承印

Percetakan Tatt Sdn. Bhd.

(270731-D)

2-3, Jalan 3/32A Kepong

52000 Kuala Lumpur.

定价

RM6.00

支票请写

Semarak Publishing

或《烟火》

目录

散文 / 杂文 / 游记

- | | | |
|----|-------------|-------|
| 4 | 从“被描写的光荣”说起 | / 伍良之 |
| 6 | 弹说世情 | / 杨过 |
| 8 | 高塔的联想 | / 易冠 |
| 9 | 砂劳越河水悠悠 | / 伍良之 |
| 11 | 出书卖书的领悟 | / 良贯 |
| 12 | 与伍良之说艺录 | / 杰伦 |
| 14 | 民族魂的拓荒者方修 | / 风沙雁 |
| 15 | 书展里有一座大山 | / 余云 |

诗 / 散文诗

- | | | |
|----|------------------------------|-----------|
| 16 | 吴岸诗三首 | |
| 17 | 法律上的恐怖分子 | / 容八方译 |
| 17 | 一个快4岁的巴勒斯坦小孩的日记 | / 哈利玛译 |
| 18 | 我们就是这么昂然走来
——“721 华教盛会”之约 | / 余振之 |
| 19 | 颂歌 | / 赵杜 |
| 20 | 王涛诗三首 | |
| 21 | 秋山诗二首 | |
| 22 | 田宁诗二首 | |
| 53 | 致吴岸 | / 杰伦 |
| 29 | 探索 | 新加坡 / 凌江月 |
| 10 | 一匹马的优劣——赠杰伦（廖金华） | / 草风 |
| 58 | 起床了 | / 邢诒旺 |

小说

- | | | |
|----|------|------|
| 23 | 魂兮归来 | / 唐珉 |
| 56 | 单亲妈妈 | / 丁云 |

作家创作自述

- | | | |
|----|--------------------------|------|
| 30 | 长篇的诞生——《赤道惊蛰》
三部曲写作点滴 | / 丁云 |
|----|--------------------------|------|

悼念林晃昇特辑

- 36 老总，谢谢您！ / 爱薇
39 挽林晃昇先生 / 颜龙章
38 悼林晃昇先生联 / 春山
40 迟来底悼念 / 杰伦
42 捧林（连玉）贬林（晃昇）的勾当 / 毛决明

评论·研究

- 46 鲁迅、林连玉比较探索 / 甄供
59 略论世纪之交马华文学的走向 / 黄侯兴、张荔

专访

- 51 达观的艺术家——与马金泉谈舞 / 黄妃

序与跋

- 54 《方修研究论集》前言 / 甄供

小荷才露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同学作品特辑

- 65 相思 / 颜如艳
67 问？ / 掬心
68 红帘 / 叶珮琪
69 你、我 / 丘思慧
69 心事 / 睿妍
70 倾诉 / 邱君豪
70 风筝（外一首） / 谭美玲
70 朦胧 / 邓佩玫
71 最亲的人离我最远——我的母亲 中央艺术学院大众传播系 / 梁曜昀
74 烟霾 巴生兴华中学高三理仁班 / 庄兴亮
76 母爱 芙蓉英华中学中四 / 许冰心
78 葵花海 吡叻和丰中学 / 杨翠娟
78 交给 森美兰丹拉美那 C 村 / 郑康云
79 悟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 / 巫晓馨
79 偶见红霞 吉隆坡中华独中高二期班 / 姚慧弈

书讯

- 22 《方修研究论集》经已面市
55 鸣谢
75 稿约
73 《烟火》文学季刊各版收费及征求献捐表格
80 编辑后记

伍良之

从“被描写的光荣”说起

鲁迅的杂文《未来的光荣》有下列的话：“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所谓“被描写”是指中国人被外国人描写受到歪曲，不能以本来面目示人。

最近英文英语又再受到重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外交官员在国际场合口哑哑的，只有人家讲，听人家讲，自己连置喙的能力也没有。其实这就是一种“被描写”的窘境。因为有口难言，自己要描写自己是力不从心。

我们国产的大学生英语英文程度奇差已是有目共睹。大学生失业，有许多部门的空缺却等着有“能力”的大学生来应征。一边闹失业，一边却有职业没有人填补，这是不是很矛盾，也是很可笑的事。

“被描写”到大学生的失业，一股脑儿都是由于掌握英文英语能力奇差有以致之，这是一般人的看法。跟着又有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所引发的副作用。有一位日本学者在一个研讨会上指出，马来西亚没有在环球化中获益，因为它的国语不能运用来制造大批人力以从环球化受益，同时它的国家文化对全民的凝聚力也不强。所以许多人以为把英语英文当作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的运用语有什么错。但是有人担心英语英文的扩大，将导致一个完全受美国大企业所垄断的传媒以及它所传播的美国文化成分。

英语英文能力不强，在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会错失许多宝贵的机会。这也应该属于“被描写”的窘境。

最近又有人发出用英语英文作为“数学”“科学”这两种科目的教学媒介语的呼唤。当然用英语英文作为教学媒介也引发了许多自认权威的言论。有人建议将华语、淡米尔语当作一个科目纳入国民小学，名正言顺把华小、淡小从此抹去，这就有助国民团结。有人痛斥那些不赞成英语英文作为教学媒介的人食古不化，因为中国当今的某些领导人也以讲英语为荣，再加上中国各大城市如北京、

上海居民都在争先恐后学英语英文，已成为一种时尚；连中国人都要学英语英文，我们为什么不赶潮流。有人悲叹华人太不识趣，先知先觉者已为他们安排好绝佳途径去掌握英语英文，为什么还不知好歹拒人千里之外。有人以讽刺的口气说，这些一直坚拒别人好意的人，是因为本身对英语英文一窍不通，自己不肯学习，又阻挠别人去学习，居心何在。“被描写的”，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不过，发表这样言论的人，都有一个共识，掌握英语英文是一剂万灵药。

据说“数学”“科学”用英语英文教学将会使马来西亚人的英语英文掌握能力强起来，这样一来，“被描写的”窘态，外交官员口哑、大学生失业将不再出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大马人也能受益。但是他们似乎也忘记了以往一直强调的“语文是民族的灵魂”那种声嘶力竭的作态（已经被描写，而且记录在案），现在

好像都变得不时髦了。所以，“被描写的”一直还是要粉墨登场，自己一直“被描写”，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要描写自己了。

这些在发伟论的人，个个都把自己当权威，把自己讲的都当作金科玉律。这些口出惊人之语的权威，似乎都没有自知之明。因为这些人有的是不了解情况，有的对教育根本是门外汉，有的是出于傲慢、偏见，还有的是为自身的利益深谋远虑。

就像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我们种种歪曲的被描写，喜欢夸大非西方世界的“奇特的 grotesque，色情的 erotic 东西”（鲁迅语），这是他们的“描写”，不过，我们却可以当作反面教材，我们可以把他们“描写”的好、坏、真、伪都可以拿来参考借鉴，这样我们才可以积极地认识自己。

我们之所以变成“被描写”，因为我们“在文化创造上陷入虚空，不得不去等别人的恩赐，”我们为什么不想想我们的语文不能运用

为撷取全球化运动到来的利益的工具，我们为什么不想想我们的文化凝聚力竟那么薄弱，“因为被压服了，所以自视无力，只好托人向世界去宣传，而不免有些谄；但又因为自以为是经过四千余年历史文化训练的，还可以托人去宣传，所以仍然有些骄。”（鲁迅语）这反映的是，是我们的劣根性，我们为什么要“被描写”，我们为什么不积极地描写自己，不要留下空白去让别人来“描写我们”，我们不应该制造机会让别人去描写我们。我们要如何描写自己，我们先要有描写的手段，那就是向西方学习，其中包括我们“被描写”的可以当作是一种借鉴。鲁迅的“拿来主义”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在拿来之外，我们还要拿出去，那就是创造自己的文化，建立自己的语文根基，我们一定要在拿来的基础上“描写自己”，以显示我们的存在。

（20-8-2002）

杨过

弹说世情

——天无寒暑无时令 人不炎凉不世情

一、

与我们一样穿着趋时，谈吐斯文，形像正派，却在背后干出一些令人发指、天地难容的事，实在是使我们难以想像的。

其实作奸犯科、卖友求荣、亏空公款、失信亏约、强奸乱伦……的人无须在脸上贴上标签的。饱读诗书，也是个虔诚的教徒，并不能禁止、阻止他去做伤天害理的事。读诗书，只是为了显耀自己或考取文凭；上宗教课，只是把它当作一门学科，这样制造出来的人会作奸犯科其实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二、

要有收获，便要努力工作。人世上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勤劳的，换句话说，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所以脑筋灵活的人都知道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怨天尤人的人都屈服于命运。在颠沛的困境，他们怨命；在穷愁潦倒时，他们说造化弄人，时运不济。

人生是多姿多采，每个人都无法一出生，就‘生来好命’，所以人世上便可看见不同的人在人生路途发愤图强。各人有各人不同的奋斗方式，各人所走的路都不相同，这就促成多姿多采的人生。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他笑呵呵的走过人生路。怨

命的人，他没有斗志，他一生一世只能倚靠别人，懒虫一个。

三、

关闭不同源流学校，便可促成全民团结，稍有见识的人都会嗤之以鼻，因为这是井蛙之见。放眼世界，可以看见许多同文同种同宗教的人在自相残杀，那又是什么原因呢？又有一些国家，国民不同文不同种，却能和睦共处，相安无事，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搞种族主义的人是视而不见，也不会去研究探讨，因为他生来心胸狭窄，不能容人，更不能容异己；他看天就如井蛙看天，马来谚语说在椰壳下的青蛙，就是此类人最形象的写照。

四、

想出位，想扬名天下，但既无才干，又无斗志，只好做出人家不敢做的事，如卖友、卖国、失信、毁约、制造绯闻、生安白造、无的放矢、大话炎炎……，包管可以出名可以出位，还可以财源广进。好像有人胆大妄为，将自己与人上床的镜头拍成专集，然后又以受害者的苦脸昭示以人，不但博得同情，还名利兼收。最近有达官贵人的，便以近日太多强奸、乱伦事件大发伟论，建议女性都

戴上贞操带便可安全无事；还有更妙的，有的更无视现实，呼吁政府关闭其他语文源流学校，以保全民团结。这些谬论发之于政治人物，除了令人觉得其愚而至于此，当然也使人领悟，就是这些人又沿用前人旧法，语不惊人死不休，以求出位出名。

五、

听人讲了个故事：有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所以被一些人当作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大概崇拜感是人与生俱来的，球迷崇拜球星，歌迷崇拜歌星，影迷崇拜影星，知识分子崇拜有学问的人，所以那个被人认为学问渊博的人，也有一些人把他当作偶像，他带头做什么，他们都马首是瞻。有一次为了某项事情，他带头行动，慷慨激昂，豪情万丈地发起签名运动，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大名也签上，大家认为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互相祝贺。就在他们意兴风发时，却传来那个带头签名的，竟然掉转头，偷偷溜去与打对台的重新签约。那班奉他为导师的人，在惊惶失措之余，静静思量，痛定思痛，有受骗之感。所谓导师的竟然是个软骨人，时穷节乃见，这些崇拜导师的人也认识了人是有多多种多样的，如果一厢情愿，将自己崇拜的人惊若天人，当神仙来拜，那是自己不带眼识人。

六、

每个人都喜欢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赞美，这是属于人之常情。不过，赞人的人和被赞的人，两者的关系，站在第三者的人应该要看清楚的。好吃懒做沦为打家劫舍，这样的人也受人称赞，赞人者是什么料就不必多说，一看就明了。

言不及义，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也有人称为文称赞，赞者与被赞者，就让他们自鸣得

意吧。

好人好事被人赞，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如果那个赞人者其实是恶人坏蛋，那么就要小心谨慎了，因为这是恶人坏蛋有所图谋或有居心，最好的办法，是不闻不问，他赞好，那也没有什么价值，就当作耳边风，充耳不闻算了。如果好人好事被坏人赞了，同时还把坏人引为知己，那可是中计了，追根究底，本来是好人好事，也并不怎么光彩了，因为坏人是狗咀长不出象牙的。

七、

做好事，捐献一笔或捐献点滴，那都是尽了自己的力，这种力所能及的捐献，捐献者都不会记挂在心里，希图回报。

但社会上也有另一种捐献，就是两方私下有了协议，万一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就要鼎力相助，这就是不成文的所谓“道义”。社会上有许多这种两厢情愿的事，往往在中途发生变故时便不能坚持到底而至拆档，而互暴其丑；为了引人同情，两方都会尽量声泪俱下的哭诉，都说自己委屈，自己很冤枉的，自己是平白无辜的受害者。

记得多年前胡金铨导演的《龙门客栈》，里边有个叫大档头的大奸人，他追杀忠良，无恶不作，死到临头时，他还是这样说：拿人钱财，为人消灾。他没反悔，他始终坚持他自己的“原则”拿人钱财，为人消灾。作为奸人的大档头，他敢作敢为，他拿人钱财，他就是要为人做坏事，残杀忠良。他死在人的刀下时，还是那么的“面不改容”，承认自己拿人钱财为人消灾，与今天的人拿了人家的钱，出了名，到最后出事了，就苦口苦脸泪汪汪的向人诉说，自己太委屈了！大档头如果有知，一定会对这样的人说：何必当初呢？

易冠

高塔的联想

93 年7月登上芝加哥 John Hancock Center 的第94层楼上，电梯只费了39秒便把我送上那高楼，那时的确是有叹为观止的感受。在这之前，我也曾登上东京和椰加达的高塔，但都没有此种震撼之感。既高又快是一种飞跃也是一种进步。坐电梯升上在云霄的塔，不过几十秒，那一瞬即逝的时间，那是古人说的飞天。

99年我又上了纽约的世贸中心（如今已变成废墟）和多伦多的CN塔，感受不再奇幻，因为我们已有了吉隆坡塔和双峰塔，它们有什么设备，我们的也同样有。登上顶层，居高临下，屋子、汽车、树木，同样的变成玩具或砌木。

芝加哥的高塔，东京塔、椰加达塔，多伦多的CN塔，纽约的世贸中心与吉隆坡塔，双峰塔，并没有很大的分别，有分别是新和旧。前述的塔在多年前已耸立在地球各个角落，后两者是近年来的异军突起在地球的赤道边。芝加哥塔、CN塔、世贸中心先建，吉隆坡塔、双峰塔后建，现在都并立在地球的土地上。西方人在多年前已有这样的成就，亚洲人在近年也有了这样的成就；虽不能并驾齐驱，同时并立，却也迎头赶上。学无先后，假以时日，同样也达到了那项目标。前述的塔上有工作人员，有经营纪念品买卖，也有餐厅咖啡座；后述的塔也同样有工作人员、有纪念品、有餐厅咖啡座。唯一不同的是CN塔的设计者在塔顶一角特地铺上几块玻璃镜，让胆大的游客可以在上面踏步，也可以躺在上面照相，那种恍若隔天地的感觉，只有身历其“镜”者才能感受。

芝加哥、多伦多、纽约的芸芸众生是早起晚归、营营役役；吉隆坡的芸芸众生何尝不是。前者后者的人都要面对工作压力，都要面对塞车，都要为一日三餐而工作。人与物在地球的那一个角落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同样的事物，只是地域不同，人种不同，但都是地球上的人、地球上的事物，这是古人说的大同世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都是地球一家人。

有一件令我这个游客有点喜出望外的事，就是我在登临各个塔的时候，我都会与黄皮肤的华裔不期而遇。记得99年从美国北上加拿大去看多伦多的CN塔时，同车的竟然都是来自地球不同角落的华裔。那两个青年伴侣，是来自台湾。另外两家人，有一家是来自南美洲，那个一家之主在南美洲流浪二十多年，娶得一个厄瓜多尔女子为妻；还有一家是来自印尼。我和另一个女旅客却是来自马来西亚，我们在旅途上不期而遇，除了惊喜，还真有点人生何处不相逢之感。

华裔也跟高耸的塔，站立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各自为自己的居留国贡献力量，他们尽心尽力，安分守己；他们立足的地方不同，但同为这个地球的进步繁荣一同工作，就像地球各个角落纷纷耸立云天的高塔，为地球增添颜色，为人类增光彩。

伍良之

砂劳越河水悠悠

知道砂劳越有一道拉让江，

是年代久远的事，那是因为杏影先生在《盾上的诗篇》的序文里誉吴岸是拉让江畔的诗人，所以拉让江这个名字才走进脑里。吴岸既然能写出那么好的诗篇，除了本身的才华，拉让江的影响和予他的熏陶，是很显明的。在我心目中的拉让江自然是浩浩江河，风情万千；达雅克人乘着扁舟在拉让江呼啸的雄姿勃勃，更使我神魂梦萦。活了一把年纪，曾经走过了世界上的许多江江河河，可是与拉让江却缘怪一面。第一次到古晋，飞机即将着陆时，看见机下莽莽苍苍里那道弯弯曲曲的河，拉让江的名即涌上胸里，可惜它并不是拉让江。下了飞机，等到吴岸带我去旅店时，指着对面那道在树荫掩映下的河说，那是砂劳越

河，刚才你在飞机上看见的就是它。

砂劳越河流到海口，从南中国海引来了外来客，砂劳越的开辟，砂劳越的人口，砂劳越的历史，便因砂劳越河的穿针引线一页一页地掀开；我站在砂劳越河的河畔，看着那流水，那些船只，还有对岸那被浓浓绿色包围着的古堡，不知不觉中我已沉缅在历史的砂劳越河里。“因仄，你要坐船到对面去吗？”我从陶醉的河里被唤醒了过来，看着眼前那被阳光薰得铜亮的脸，我说：“让我问一问。”我回头向那两位来自远方的亲戚询问，他们看着小船，又再看着那流水，都不一而同的摇头，我只好对眼前的船夫说：“对不起，他们怕坐船。”“不要紧，你从哪里来？”我指着眼前那两位亲戚说：他们来自台湾。“你

怎么会说马来话？”“我是从吉隆坡来。”他恍然大悟，跟着又说：“台湾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吧？”“是啊，它是中国大陆旁边的一个岛。”“噢，一定是坐飞机来了。”他望一望河上的天空，回来又看看那浩浩江水，若有所思，“多年前，我曾经载过好几个从台湾来的女孩到对岸，她们都长得很美丽。”船夫陶醉在回忆中，那几个美丽的情影一直存在他的记忆箱里，织就的绮思幻梦一直没有磨去，今天他适逢其会，听说眼前那两个老者是台湾来客，便又勾起他的记忆，那美美的梦幻在那悠悠的河水里又再涌现，船夫的织梦透过时光隧道，在多年后的一天，在同一个地方睹物思人、触景生情，那远去的人的影像又重现在那不老的砂劳越河里。船夫年华催人，眼前的旅人

一匹马的优劣

——赠杰伦（廖金华）

草风

吃回头草的
不是一匹好马
人云亦云
不可尽信

一匹吃回头草的马
它敏锐的眼光自然独到
明智叫它不吃前面的草
因为那儿喷射了剧毒的杀草药

一匹马的优劣
不是吃不吃回头草的问题
体健，有魄力和冲劲的马
随时可以奔驰千里

（注：17-7-2002 年阅报有感。）



也是老态龙钟的，但那记忆里的美女依然年轻，依然是那么婀娜多姿。船夫不知道台湾在哪里，他眼前的砂劳越河倒是他熟悉的，因为这里是他讨生活的河，河水天天在流，他天天就在河上来回的摇荡，河水流走了他的年华，船儿也载走了他的时光，但他载过的几个台湾女孩依然年轻貌美，不过，只要还活着一天，他还是要在这河上讨生活，他要活得有尊严，就像 Eliot 说的，猫的美德就是因为它活得尊严。我在砂劳越河畔漫步走着，看着船夫，想着的就是 Eliot 赞美猫的话语。不过，活得有尊严也并不是人人如此，当我走进那道印度街时，沉醉在欢欣的歌声里，忽然被一声娇呼 "Pencuri" 唤醒，抬头看时，眼前闪过气急败坏被抢者的身影，那被追踪的早已蹿到前面几十公尺外，就在众人惊疑玄惑的时刻，已有人紧起急追，驻足旁观者都不以为那被追者会落网，事出仓促，根本没有人会料到光天白日当街大路会有人抢东西。这个 Pencuri 乘人疏于防患时出手抢夺，大概已穷得发慌，眼睛心里都全神贯注在猎物，一抢即得，那里还有心思去想什么后果，他是豁出去了。砂劳越河上摆渡的船夫，砂劳越河畔印度街抢人钱包的 Pencuri，那一个活得有尊严，从道德的眼光来看是清清楚楚的摆明。但是，当我想到砂劳越河是一道不同凡响的河，我却又有了不同的看法，砂劳越河给砂劳越带来了文明，带来了各类型的人物，同样是四肢发达的人，有的是做船夫，有的是做渔夫，有的是做买卖，有的却是靠四肢发达，做作奸犯科的勾当。砂劳越河养活百样人，这百样的人，真是人各有志，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偷诈拐骗）以讨取生活，有人高尚，有人卑贱，有人有尊严，有人无耻，那可是自己走出来的，我想到这些，我也就无言。

（2002 年 5 月 22 日古晋）

良贯

出书卖书的领悟

记得是在七十年代，我出版第一本著作，获得新知旧雨落力推售，竟然卖出了五千本，扣除印刷费，还剩点钱，买了一套方修先生编撰的《马华新文学大系》，有点沾沾自喜。以后连续出了几本书，也是靠朋友帮忙推售，不致于血本无归；但是这样靠朋友推售书本的事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当我担任某团体的发行主任时，我有更深切的体会。

每次书籍出版时，我便驾着车子载着书南上北下的到朋友的住所放下若干的书，请朋友代劳推售；朋友义务推售书籍，劳神劳力，有时还要倒贴车油钱，自己是很清楚的。这种既琐碎又麻烦的事，其实是强人所难。慢慢地，朋友不亲自开口要代为推售书籍时，我也就不敢再劳烦有关的朋友了，但我感谢的心却是一直保存着的。

出书是与写作的人挂勾的，就算是推售书籍难，但要出书的人，还是络绎不绝的，尤其是要实践自己理想的人，他们抱着大无畏的信念，勇往直前，那是的确使人感动的。

那天中午我在一家茶餐室吃面喝茶，一边是在等马

来邮报送来报摊，忽然眼前一闪，一个熟悉的人已经停在当门的一个茶桌前，噢，原来是杨白杨。他全神贯注地向茶客讲话，我是坐在里座，是有一段距离，不过，我已猜想到他是在向那茶客推售他的新著《无关政治》，我早已听朋友说，自从他的报纸专栏被令关掉之后，他发愤图强，便把一些专栏文章印刷成书，在首都在八打灵一带的茶餐室或商店，亲力亲为向那些素未谋面的人推售他的著作。那些正在疗饥、解渴或等候顾客的人，瞥见一个不速之客出现眼前，跟着便连珠炮似的一轮咀向他或他们口述出书卖书的原因；他们在突兀之余，会有不同的反应是可以料想得到的。有的可能一口拒绝，有的可能会敷衍一下，有的可能出口反驳，有的可能引为同路人，有的可能说不会看，看不懂……，相信杨白杨一定能沉着应付，对答如流。不买的，不要紧；针锋相对的，也不过言语间的冲刺，你有权利讲你的话，我也有权利讲我的话，世事都是有是非黑白的，暂时混淆不清，但，最终还是有公断的；言谈投机的，会邀请杨白杨坐下来……，形形

色色，不过，还是可以交个朋友。我远远望着杨白杨在向座上客说话，我的脑际也不断地闪现杨白杨面对的不同情景，那是一段快速的场景，有大特写，有速写，有……都变成一张一张活活的画面。

杨白杨面前的那个茶客似乎无动于衷，杨白杨也不以为迂，他抬起头，我向他招手，这样我就与杨白杨不约而同在一个陌生的场地对面坐下来喝茶聊天。杨白杨写时评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谈起话来也是滔滔不绝，舌灿莲花。我听他讲述一些推售自己著作的经历，他侃侃而谈，幽默风趣，谈笑风声中将他卖书的经历当作是人生的赏心乐事。能够将一种工作当作一件乐事来做，就不会有压力，也不会畏缩，当然我是指一种有意义的工作；杨白杨推售自己的著作，那就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他的时评就是他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知识份子所要说的话；他推售他的著作就是身体力行要把他的言论推广，寻求认同。杨白杨走对了方向。

我对出书卖书也有了新的领悟，这是要感谢杨白杨的。

杰伦

与伍良之说艺录

(一) 关于赠书的事

由于生活节奏慢了下来，转变，兴趣也似乎有了不同的转向。

我得承认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日子里，要阅读一本文艺书的兴趣几乎跌至零度。可是这时刻的我又渐渐地喜欢上了文艺书。

某日和伍良之兄一起闲聊，忽然谈起赠书的事儿，我告诉他说，作家协会秘书碧澄君把置放在会所的十多本诗集《天掉水》用原子袋包好并通过另一位作协的理事交给我，我一时为之感动，内心觉得应该感谢有关的负责人。

在一堆的《天掉水》中，却发现了一本给白蚁蛀了书脊，也掉了封面与封底的《园边集》，在已故诗人锺祺的序文前的空页上，看到了当年送书给某文友的名字，还有自己的署名。原本作协会所发生了一场“书灾”，物归原主，该也是清理为白蚁所侵的会所的权宜之计了吧？

其实也无从怪责某文友，他把我的赠书放在作协会所里，是别有用意的，非不珍惜也。

伍良之兄听过这一则有关书的故事后，他笑着对我说：所以我说，以后出书最好别送给人，要送吗，还得考虑一下才做。他停了一会儿又继续下去：我就听说过，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首都的街边售卖便宜书的摊位上看过一本马华文艺书，有赠书人的署名，还有请他指正的某人的名字。

其实对朋友的赠书是应该特别珍惜的，因为其中包含着纪念及要求欣赏和指教的多方面的意义。若是屋子里已容不下那些认为没有价值及不想再看的书，大可把它们送出去，许多组织都在呼吁捐书，当然乐意接受送书。

当然伍良之兄相信我是爱书人，特别是现在我对本地的文艺书有了更大的兴趣。他将驼铃的长篇小说《沙哑的红树林》带来给我阅读，我说已看完全书，适当时会写一篇读后感的东西。

我进一步获得他的赠书，共11册，它们是：《路过文冬岭》、《串

铃篇》、《都门小集》、《飞跃的羚羊》、《听雨客舟中》、《冷眼集》、《长路花雨》、《椰涛水声》、《冷眼集续篇》、《一马当先》及《方北方作品赏析》。另外一册是方修先生的《看龙集》。

伍良之兄和我是老友，但关于他的著作，我不曾认真地阅读，因此准备好好的、一本一本的看。

（二）关于买书的事

收下了伍良之的 11 册著作，我告诉他最近一则买书的故事。

那天走进首都一间书铺，我浏览了一番摆在那里的书籍，见到马华文艺书摆放在最里面的壁架上，心底已腾起苍凉的感觉。

当我看到浙江文艺出版社印发的精装本《雪莱抒情诗全集》被摆放在特价部和许多拉杂书一起售卖，心里便不停地为它叫屈，但一方面也很高兴，只花 5 零吉便买到了它。

在同一时间，我在那特价部的杂书堆里也发现了方修先生编选的马华文学六十年集（1919—1979），一共 7 册，它们是：《叶尼作品选》、《流冰作品选》、《李润湖作品选》、《金丁作品选》、《张天白作品选》、《老蕾作品选》及《白荻作品选》。

对待这些方修先生编选的马华文学六十年集的心情跟对待《雪莱抒情诗全集》一样，一边叫屈，一边又高兴的只花了 5 角到一元五角不等的价钱买到了上述的马华文学遗产。

不管是《雪莱抒情诗全集》，还是马华文学六十年集，它们都和《毛泽东诗词集》一样，成了我的案头书。

（三）关于雪莱的《西风颂》等诗作

我对伍良之说，年轻时我对雪莱这位才华横溢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有所偏爱，是因

为我读了郭沫若译的《西风颂》。那首诗的气势和意境是特别的豪迈与雄浑。还记得郭沫若译的《西风颂》，一开头是：呵，你不羁的精灵 / 秋天的呼吸 / 你虽不可见 / 败叶为你吹飞……现在买回来的精装本《雪莱抒情诗全集》，译者署名吴笛。诗的开头他这么译着：剽悍的西风啊 / 你是暮秋的呼吸 / 因你无形的存在 / 枯叶四处逃窜 / （因手头没有郭沫若译的《西风颂》，也没有原文诗，因此无从对照）。而我也不打算评论郭吴两人译笔的高低和优劣。

雪莱对正义、光明与美的赞颂，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不仅年轻时的我心潮澎湃，也教苍老的现在的我，深为感动。正如译者吴笛所说的，雪莱的抒情诗，常被人称道的是诗篇中的政论性、哲理性和文雅的抒情性，此外还有诗歌语言的音乐性以及表现手法上的比喻和象征……

雪莱的抒情诗除了《西风颂》，还有《自由颂》及《那不勒斯颂》是诗人歌颂西班牙和意大利爱国者的革命斗争，表现出对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而英勇作战的战士的支持，同情以及必胜的信念。你听：

一个光荣的民族，又一次射出
照耀万国的闪电，自由在西班牙
从心灵到心灵，从楼阁到楼阁
把蔓延的烈焰朝苍天喷洒……

在《献给英国人民的歌》里，诗人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的不公平，人民的贫困，并且号召人民起来，砸碎剥削者的枷锁：

播种吧，别让暴君收割
织衣吧，别让懒汉穿戴
寻找财富吧，别让骗子占有
铸造武器吧，为保卫自己而佩带。

《致云雀》也是一首令人传颂不绝的抒情诗。云雀似乎成了诗人的化身，它追求光明，蔑视世俗，向往自由与理想。

民族魂的拓荒者方修

如果有这样一片长满香花异草与荆棘的旷野，如果有这么一个怀着要整治这片旷野的理想的智者日夜

不停地工作，如果有一天这片旷野在这个怀有理想的智者的修整下变为香花吐放奇树扶疏的园林，如果这片园林既提供了后人闲庭漫步的优雅环境，又拓展了人们遥望将来美景的想像，我们该怎样感激这位整治旷野的智者呢？

战前的新马华文文学就是这片旷野，整治这片旷野的智者就是方修。没有方修的编写战前新马华文文学史，没有方修的编纂战前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我们就无从欣赏这片旷野的奇花异草，也无从展望将来的景象。

在整治了旷野之后，这智者又修理了另一片天地，再次为我们打造了另一个园林，这便是战后新马华文文学史的编写，与战后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的编纂。

这两项贯穿战前与战后新马华文文学史的扛鼎之作，消耗掉方修的所有年华与精力，但却为世人留下一批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为新马华族的历史竖起一面丰碑。

“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夫而为百世师”这是苏东坡总括韩愈一生对文化事业的贡献的名言。方修对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研治成果，他对新马华文文学的贡献，在不同的程度上，是可以与韩愈比美的。

要消灭一个民族，先得毁灭这民族的历史。同样的，要毁灭一个民族的文学传统，得先焚烧这民族的文学史。方修的贡献在于，他为我们有系统地整理新马华文文学传统，让我们能有鉴往知来的依据。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华族在思考任何问题时，都有许多案例可以参照，这丰富了华族的想像空间，也提供了华族为人处世更多的回旋余地。新马华文文学的历史不足百年，但它的迂回发展轨迹，仍有可供我们参照的价值。我们得珍惜这不到一百年的文学传统，我们由此更敬佩方修的拓荒毅力与精神。

没有拓荒的智者，旷野会在岁月中被人遗忘。没有方修的整治战前新马华文文学，世人不可能知道新马华文文学的存在，而更重要的是，华文文学的传统将无人继承，新马华文文学将丧失掉它的根源，而一个没有根源的民族文学，将不会长久发展下去的。

文天祥被喻为国魂，因为他的正义行为体现了华族的精神实质。我们可以把方修称为新马华文文学民族魂的拓荒者，因为他的新马华文文学史著作，最全面地体现了新马华族的思想与灵魂。

书展里有一座大山

正在举行的世界书展里有一座大山，就在右侧门入口，但很多人并未发现。

一溜 11 个专柜，摆满由长堤彼岸的新山陶德书香楼收集展示的本地文学史家方修先生编撰、创作作品。它们编撰出版的时间跨度是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到 2001 年，涉及的历史是从 1919 年至今。它们安静地躺着，似乎在注释这样一些词：筚路蓝缕，呕心沥血，著作等身，卷帙浩繁……

大山总是沉默的，和周围的缤纷热闹不太融洽。带着孩子的年轻父母从旁边走过，奔向五颜六色的新书，似未觉察它的存在。中国口音的新移民，向玻璃柜中泛黄发脆的书本杂志和老人的照片投去一瞥，眼神是陌生疑问的：谁是方修？

很喜欢马来西亚报章报道“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那个标题：“一条河流的墨水，写一条道路的广阔。”多年前翻阅方修先生穷 19 年岁月成就的首套大系——10 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就曾惊叹本地有这样一位文学史家。如今站在一个长者的生活和人格面前，更是只有一个感觉：高山仰止。

社会很淡漠吗？也不尽然。保留和研究方修的著述，民间有很多人在努力。有人为再版方修的著作多方奔走。有人以 8 年时间完成以方修为课题的博士论文。方修所著《马华新文学发展史》由杨贵谊先生译成马来文，马来字典里也从此有了“Mahua”这个词。2001 年 11 月“方修作品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来自新、马、中、日的 20 位专家、教授和研究者提供了论文。

研讨会上，陈剑晖、古远清、荒井茂夫等人发表的论文，对方修文学史写作的意义和贡献都有中肯的阐述。人们指出，方修用现实主义文学观来描述马华文学史，有欠周全之处，他的马华文学史研究并非这门学科的成熟标志，却是创始的标志。此后采用不同视角和方法的研究者，都参考了他的整体思路和框架设计，吸取了他的研究成果；中国的“海外华文文学”学者，更大段大段引用他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一套旧版《马华新文学大系》，早被翻到脱皮松骨。

人们认为，他虽然不是划时代的批评家，却是一个历史的忠实记录者，是将文学史作为生命的展开方式，而不断证实、完善自我的真正文学史家。

在新马甚至整个南洋，毕生致力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并赢得这样地位的人寥若晨星。说至今为止方修仍是新马华文文学史研究第一人，大约没有人反对。奇怪的是，在已经拥有几十位得奖人后，新加坡文化奖这一本地文化人的最高荣誉，为何仍未眷顾 80 高龄的方修先生？当然这不是方修先生的损失而是文化奖的损失。

历史早已把奖章戴在他的胸前。

（原载 15-6-02 联合报·“四方八面”版《六日谈》专栏）

一、噬

一个浸润过母亲的爱和泪的希望

一个幻想穿越宇宙的童话

一个被你一万年祝福过的青春
刹那

变成一滩模糊的血肉

在繁华的城市的

安全岛上

车流

依旧呼啸而过

湮没了

生还者的

哭泣

吴岸 诗 三首

二、生还者

也许他是
劫后唯一的人了
冷漠的眼眸中
有烈火的灰烬

用微笑
包扎了心的伤口
以一片薄冰
盖住欲喷的火山口

漫无目标地行走
为了寻觅那失去的目标
满街陌生的眼光
一路熟悉的流言

怀着死去的同伴的遗言
可没有人相信
直到倒下
没有留下自己的遗言

他觉得地在沉没
自己仍是个生还者

深信明日的朝阳
是今天的落日

三、夜行遇暴雨

既然已驶入这崎岖的山径
既然黑夜已经降临
既然
又下起滂沱大雨

车灯照不透黑暗
拨水器打不开视线
风雨从四面猛击
我沉入深海底

方向盘握紧
马力还可坚持
速度尽可以放慢
仍匍匐
仍潜行
又一声雷霆轰鸣
闪电
为我探路

法律上的恐怖分子

原作者：Cecil Rajendra

译者：容八方

你们说“恐怖”
他们说“荣誉”
你们说“掷弹手”
他们说“殉道者”

……刹那引爆
碎成了粉粉儿
每一次——
神圣的意向
当作罪恶
跟惩罚

什么立法机关的
什么官衔
可以颁布一项法令
以转移织梦人
身负背囊
盛满着报仇雪恨
以及
他自己的死期

(注：诗作者是一位律师，
大马著名的英语诗人。)

明天那些绷带全都要解开；
我不晓得能不能看得见半个炉子？半只苹果？
我妈妈的半边脸
用我只剩下的一只眼？
我没有看见那粒子弹，
但我感觉到痛楚在我的头部裂开。
他的影像没有分崩离析——
那个士兵巨大的枪枝和稳健的手；
还有他的那种眼神我是不会理解的。
我却可以那么清晰地看见他在我紧闭的眼睛里！
这可能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颅
都有另一双替换的眼，
以补偿我们失掉的那一双。
下个月，在我的生日，
我将有一只崭新的玻璃眼；
在中间的东西或许会看作是圆圆和胖嘟嘟的。
我盯着我所有的石弹子——
它们使世界看来怪异。
我听闻一个9个月大的孩子也失掉了一只眼；
我不晓得是否又是我的士兵开的枪？
那个士兵在寻找那些把他摄入眼瞳里的小女孩。
我已经长大了，快要4岁了；
我看尽了人生百态。
她其实还是个小女孩
不知人情世故

(注：诗作者是巴勒斯坦立法议员。)

一个快4岁的 巴勒斯坦小孩的 日记

作者：Hanan Ashrawi

译者：哈利玛

/ 余振之

我们就是这么昂然走来!

从莽莽荒林中走来,从重重荆棘中走来,从斑斑血泪中走来,从风雨飘摇中走来,从逆流泛滥中走来,从顽石横阻中走来。

我们就是这么昂然走来。

我们就是这么昂然走来!

——“721 华教盛会”之约

从没有路闯出一条路,开辟一个个校园,筑起民族教育的堡垒。曾经“改制风暴”、“南大遭灭”、“独大受挫”的巨痛,但我们咬紧了牙根,坚持走下去!数十年磨难,终于催生了华文高教学府新纪元学院。

新世纪跫音渐近,加影华侨山冈上,打桩声震天动地,响起建设七层“教学楼”、十三层“饮水思源楼”的节奏。如今,两栋大楼与八年前建竣的“行政楼”并肩屹立,在长城翠柏苍松衬托下,气势如山。曾为这十年三大建设付出三千万血

汗的人,怎不心潮激荡、热泪盈眶?怎能不涌起一股成就感、自豪感?

来吧!所有昂然走过来的人,让我们齐赴“721 华教盛会”之约,来见证两座新楼的落成开幕,来分享新院四年的学艺芬芳,来品尝血泪结成的甜蜜丰硕果实,来向终生奉献的华教前辈祝寿致敬,来展示“敢叫华教换新颜”的豪情壮志!

(2002 年 1 月 18 日初稿,2 月 5 日二稿,7 月 8 日定稿。)



两栋大楼与八年前建竣的“行政楼”
并肩屹立,气势如山……

颂歌

什么力量？
令你
经历了半个世纪
历久不衰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越战越勇

啊！
那是：
文天祥的气节
孙中山的百折不挠
鲁迅的傲骨
林连玉的：
“批龙甲，搏虎头”
前赴后继

漫长的半个世纪
英文至上
中学失守了半壁江山
华小隐忧
独中坎坷
多少人啊！
缺乏自信
在动摇
徘徊在十字路口

一个、一个
在张牙舞爪

固打、固打
在四处追打
你们，不准增建
反而
宏伟的国小、宏愿小学，
笑里藏刀

半个世纪
语文纠缠不已
好吧，就给你
国小一科华语
数理改用英语
长堤对岸的凯歌
仿效奏唱又何妨

廿一世纪
太平洋海峡两岸佳音频传
华夏文明，再现光芒
芬芳怒放
全世界的脉搏
随他脉动

你的奋战
你的坚持
你的执着
终于熬过了黑夜
英勇地迎战
新的变局！

/ 赵杜

一、山问

——致诗人田舟

留住沉毅
留住了
清醒

中国的山
马来西亚的山
世界的山
等你

问
等你
唤
等你狠狠擂劈
等你啊等你
翻腾滚滚

尽管
天
地
昏昏
沉沉

2000.08.21 于邦咯岛

(后记：返马后，诗人夜晚来电话问候我烧伤的手，知道他病了。《问山》是诗人诗集及力作。每每读后，心绪风起云涌，象那天同游泰山，共览蓬莱阁，登高念天地悠悠，不胜唏嘘。今早阅报看政客煽动种族情绪，示威喊流血论，眼看国庆日就莅临，万分感慨，悲愤难平。)

王涛诗 三首

二、碑

刻碑
留下历史
月光中发亮清辉

竖碑
留下历史
阳光里灿烂辉煌

补碑
留住了历史
——疯狂的烈火
脸
面目全非

碑
倒下
人
永远屹立

(2000.08.25.)

三、八大关歌者

让我弹
我唱
让我叫出
叫出啊我自己

一关又一关
一关又一关
挣开悲伤的枷锁
拨断忧郁的镣铐
一首又一首
一曲又一曲

走出家门
松树下
我身子矮
可我理想高
我腿儿短
但我志气长
听我唱
看我弹

带我的歌声
游世界
装我的梦想
飘远方

我来弹
我要唱
走出家门外
天地太辽阔
我要弹出人间的希望
我要唱出宇宙的欢叹
美好的明天在未来
璀璨的思想走双脚
我弹呀我弹出生命
我叫啊我叫唤灵魂

(2000.08.14.青岛)

一、玲珑鸡

你的最美
在你的站姿
直翘的风尾

轻巧踱步
你的最真
是胃腑啼出的清音

你最值钱
是身上与生俱来的
五颜六色
娇小玲珑

人群中
你是争宠的对象

你趾高
气昂
天下以你最清高

你不察觉
你美
还有人比你更美
你多姿
别人比你更多姿

飞上枝头吧
看看

高山流水的绮旋
自由飞鸟遨游蓝天
椰风蕉雨
锄夫汗流浹背笑望
青葱油绿的农田

出去走走吧
不要围绕在赞美
宠爱的笼子里
走出你自己的脚步
唱出你自己的歌声

不然
你将消失在人群消失后的
寂寞里
你在你的美丽中迷失了
自己……

秋山诗二首

二、风

风
如扫
将地面树叶
扫尽

风
如笛
一

吹
树林狂舞

风
赶走乌云
带来晴朗

风
一位传讯者
远远
有雷声隆隆

风
就是风
从来不说谎话

激怒他
海也无情
地也无情

你停
他停
你走
他跟着走

风
只有向前
没有退后

一、萤火虫的牵引

当所有争妍斗丽的霓虹灯
熄灭时
指望的
只有淡定的一个你了

当夜不停搔首弄姿
把自身描得越来越黑时
你那一点剔透的光
牵引着我曾搁浅的童梦飞行

田 宁 诗 二 首

二、害怕自己的影子

看来你也满身华服
脸上肌理有过细心养护
可一举步
为什么那样踉跄
那样苦楚

说害怕重蹈覆辙吗
还是如人所指害怕自己的影子
你当然自知也心急如焚
你的影子迭遭
巨食菌频频啃食……



《方修研究论集》 经已面市

《方修研究论集》经已出版面市，每本定价 RM25（西马）、RM30（东马），各大书坊均有代售。

本书由董教总教育中心研究员、《烟火》文学季刊主编甄供主编，董教总教育中心出版，列为马华作家作品研究丛书②。全书分为三辑：辑一是以2001年“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各国作家学者提交给大会的方修研究论文，共达20篇。辑二是有关研讨会的报道，执笔者都是目前的知名作家，可读性高。辑三是收录方修撰写他治史历程的篇章，以及星、马、台湾报刊杂志发表的方修论。

内容、资料的丰富，作品样式的多样化，编排新颖美观大方，是本书的特色。它可为有志于研究工作者提供最大的便利，因为它是新马华文文学目前少有的马华作家作品研究论集，是各大专院校必购的参考书。对于普通读者，它仍具有吸引力，它可带引你走入方修的文学世界，认识方修整理和编写马华文学资料的重大意义。

邮购地址如下：

董总出版局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87362337
FAX: 03-87362779

惠寄支票 / 汇票，抬头请志：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胡梅

兰想自己当年要是安下心来好好把书念完，岂止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那包括了因手头上的宽裕而羡慕邻人的踌躇志满及意气风发又算什么？如今还不是即便腰缠万贯也不稀罕的吗？要是时光能倒流，也许起码便不致落得让人有机会幸灾乐祸的这般田地……

年纪轻轻却成为新寡文君的胡梅兰，的确怎么也未料及自己的婚姻竟会失败到这个地步。而前半生命途足堪自傲傲人的她，居然遭遇

了这么巨大的波折，对外人来说，也实在是太意外了。

然而，嫁了杜志强，尽管婚姻生活最后出现了令人简直不能面对的打击，她依然没有后悔过，甚至直到这一刻……

今晚，是遭人暗中埋伏狙击而横死的杜志强的回魂夜。一夜夫妻百日恩，更何况婚后开初数年，确也是如鱼得水，过着温馨甜蜜的生活；胡梅兰尚未入夜，便已依娘家母亲指点，在客厅神龛前摆设的供桌上，将丈夫生前喜爱的食物，三盆五钵

的供在他牌位前面。

“人都死了，什么仇都报啦。有儿有女，但求他在天之灵，保佑几个小的平安无事，那做人妻子的，俗礼可要照行……”自己的母亲是这样嘱咐的。对本身的遭遇怨恨难消百般不甘的胡梅兰，想想也不无道理，于是忙了大半天，将海参凤爪焖香菇、猪脚醋、虾球芦笋等，连同几粒剥了壳的鸡蛋、一碟白切鸡、一小碟酱油、一碗白饭，还有可乐、黑咖啡及啤酒，外加一寓意“发财顺利”的红彤彤发糕，

——摆放在杜志强那帧神情英挺相貌俊逸的遗照前方。

遗照前坐了个黄澄澄的铜香炉，香火终日不断。香烟弥漫袅绕中，胡梅兰仿佛看到杜志强笑意隐隐的眼眸漫开了一层雾气，那眼角似乎溢着薄薄的泪水。你其实始终都未曾对我感到过一丝儿歉意啊你……。胡梅兰作着最后的设置，在供桌四周以及地面上撒下面粉，以备丈夫午夜时分魂兮归来时，好留下痕迹。之后，呆立在那儿，良久，心里头那连日来未曾稍退的蚀人神魂的湍涛怒浪，终于涌至眼眶，致使她那朝供桌上丈夫那张遗照瞪呆了的一双死鱼般的眼睛，灼痛得再也睁不开来。

她再也不想忍了，放声痛哭起来。

丈夫死了，相当于死在别的女人的怀抱里，而那个女人啊，居然是自己的外甥女；她想他确是该死，在众人面前，一直抑制自己不要哭。当然，她办不到；她哭，低低的，咬牙切齿的，几天下来，几乎将自己憋死。幸好，间中在两三个场合，与那个她欲将之五马分尸碎尸万段的女子碰上，以致有破口大骂的机会，得以稍稍纾解。现在，她想自己再也不忍了，她只想尽情的哭。

“回魂夜那天，一入夜，

你就好叫孩子们回房睡觉，免得被惊吓。看到蝴蝶、飞蛾、蟑螂、蚱蜢或任何会动的东西，千万别捉它打它或赶走它，是他化身回来看你们了。”母亲和道士都这样对她说。

他会回来吗？胡梅兰瞧定了近日来连背都驼起来似的老母亲，心里怀疑着。生前，他已不爱回这里来了，连死前最后和他在一起的，也是那个狐狸精；要真有回魂这么回事，他准也回她那儿去。然而，毕竟夫妻一场，再说，她到底还是相信天终也会有天理的，而邪总不能胜正。她是正的，他不致于连死了，也依旧那样混账的吧。胡梅兰几乎是无异于以自己那合法妻子的身份，私底下进行一场试验，以挽回自己作为人妻、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

与爸爸很是亲密孩子，大的念中二，最小的也进了幼儿园。爸爸突然意外亡故，对他们来说，是十分恐怖的，特别是居中的独生子展鸿，一直在颤栗中挥动拳头直呼喊，嚷嚷着要替爸爸报仇。

老大是个女孩，这些日子来，一直陪着妈妈流泪。对回魂夜这回事，也在一旁听前来陪伴她们的外祖母和老姨婆说了，心里也直发毛的。偏偏，倔强好胜的妈妈

以两老日来实在累够了为理由，于回魂夜前夕，送了她回去。小女孩不论白天夜里，都心悸悸的，除了上学，直粘到妈妈身边。

“洗了碗，带弟妹回房做功课，不要出来，知道吗？”吃罢晚饭，胡梅兰这样吩咐女儿。她将准备好的食物摆到供桌上，一切就绪，由不得便崩溃下来，恸哭了好一阵。心头积压的怨愤，多少总算随泪水流泻开去，这才又焚了长寿香点上四两烛。烧过金银箔之后，便也坐在沙发上发呆。时间五分钟十分钟的过去，原本便有点阳刚气，性子甚烈且自认胆大包天的她，在通明的灯光下，不但没看到有什么小昆虫出现，连壁虎居然也不见踪迹。

“把所有的门窗都关好。假如他有回来，便会开门或者开窗。桌子附近的地上自然会有脚印，被吃过的食物，也会留下痕迹……”姨妈也这样告诉她。

天气干燥，没有一丝风。屋外没有摇曳的树影，屋里明晃晃的，没有阴森的气氛，便连供桌上的烛光不见闪缩晃摇，更没有一丝儿声息。胡梅兰像尊石雕般坐在沙发上，圆睁瞪着滞呆的双眼。

他去了，他真正的离她而去，连死了以后，魂魄也

不肯回来？胡梅兰一身爆爆火热的，额角汗涔涔，内心却渐渐冷了起来，不由得将双手互抱在胸前。

他居然真的这么厌恶自己？他果真这么无情？不，不，全都是那该剝千刀的狐狸精捣的鬼。没有她，他绝不会变得这么厉害，也不会死得这么早，死得这么冤枉；是那狐狸精害的！全都是她一手造成的！胡梅兰凝瞪着供桌上丈夫的遗照，怨毒的眸光利索如刀，发狠咬起唇瓣来。

胡梅兰结婚的时候，这当年不过八、九岁，长相有几分像她的外甥女，还当花童呢。她万万想不到，十年后，这个一向甚得她疼爱的俏丽女孩，居然姘上她的丈夫，做了自己姨丈的黑市情人，不但使整个家族蒙羞，便令向来都过得风风光光的她，无论如何都吞不下那口气兼且下不了台。

“简直是金童玉女天仙般的匹配啊！”当年，杜胡两家联婚时，在这个小小的边镇上，一时也成为坊间妇女们的热门话题呢。

这个龙蛇混杂，以华人传统方法经营家庭式小型工业著称的边镇，胡家在大街上开了爿杂货店，胡老头连连生了七、八个女儿，个个不但长得五官端正齿白唇红，有的眼角眉梢还带几分

俏。胡老头表面上经营的是杂货店，却暗中代理地下万字票和字花，又供应私酒给印人劳工，生财有道，很是累积了点钱财，买下好些地皮房产。只可惜以赚钱为乐的他重男轻女，个个生得精刁伶俐的女儿没念多少书，便只管让她们出去做工帮忙赚钱了。

“谁想娶他胡家的女儿，可还真要有点家底才行——他胡老头常说的。瞧，已出嫁的，有的不是当上老板娘了吗？个个女婿汽车大大辆，那做女儿的，哪个不是绫罗绸缎、穿金戴玉的？”胡梅兰拍拖的消息一传了开来，在邻近铁厂做了一辈子杂工的三姑，语气怪怪的，对邻居六婆这样说。

家里有个脸扁鼻平年过三十犹嫁杏无期的女儿的六婆，回应道：“有钱的呗，眼界哪还能不高？这个梅兰也算有眼光啦，找了个假假也是做‘太子爷’（坊间粤人对父亲做老板的年轻人的戏称）的，人又好又清静白靚，还真羡慕死附近的姑娘呢。”

“人比人，气死人呀！”三姑冲着六婆说：“这个梅兰少刁啊？走起路来，衣裾真是‘拂拂’有声的。自己打一份工之外，又帮她老爹写万字写字花，又还卖什么化妆品的，私己钱真不知有

多少。娶了她，就像捡了个聚宝盆，不是吗？以后分身家，还有一份啊！”

的确，她胡家在这个文化水平低落的边镇，也算名声赫赫的了，光是她老爹的不动产，便压倒许多开了几十年小型工厂的老板。老爹有钱，仍以赚钱为人生目标。胡梅兰下来一个妹妹以后，好不容易总算一口气生了三个儿子，却也不是读书的料。书读不成也罢，胡老头处之泰然，一点也不勉强。有本事，一个个自然给他放洋去；没本事，会做生意赚钱便好；老头儿从不懈怠鼓励儿女努力赚钱。有钱固然好，赚多多钱也没有不对，胡梅兰此刻想到自己在父亲的调教下，小小年纪，便以求取得金钱以为荣誉，真是倍感凄凉，大有另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慨叹唏嘘。

金钱能制造荣誉，能带来幸福吗？杜志强的父亲，是她家附近那家由几个过番来的四邑老乡亲合伙经营的机器厂股东。股份虽然只占数巴仙，但杜志强在厂里当了铸造部工头，勉强也算是个小老板，更何况人又正气又长进，长得又俊逸，她父亲一开始便对青睐其女儿的他大表欢迎。

当年，杜志强确是个难得的好青年，待人热心诚恳，工作尽责，人人称许。

两人结婚后，不久，胡梅兰便联同娘家两三个姐妹，在吉隆坡顶了间茶餐店经营茶水熟食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很赚钱。胡梅兰永远都不会忘记丈夫每天早早起来载她去大巴刹采买，放工后又匆匆赶到店里帮忙她收拾的那副劲模样。那时候，妇唱夫随，小两口有多恩爱啊。茶水熟食生意，一分钱也不赚，天天现金进账；胡梅兰当然也记得自己曾不止一次鼓励丈夫丢弃那等同替人打工替人赚钱的小老板身份，出来自己闯世界。后悔了吗？是有一点点。但人往高处，水往低流，他便是在那间小工厂蹲一辈子，也难保他永远是白纸一张，无瑕无疵。该来的，总会来，一个人说变就变，胡梅兰始终没有太多的自责。

“我要给我女儿最好的东西，所以决定不打那份工了。你给我留意，看看哪儿还有适当的地点，我也打算和朋友合股开餐馆，专做夜市生意。”

大女儿满月那天，笑盈盈的丈夫那双眼发着亮，终于对她这样表示欲另行创业的决心。当时她兴奋得脸都发烫了。

“我做日间生意，你做夜市；早上你帮我，晚上我帮你，我们给女儿全世界最好的，也给我们自己最好的

……”她攥紧怀中的女儿，说得连声音都抖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她那地处黄金地带，办公室林立的茶餐室，生意越做越旺；饭面点心小食，煮炒煎炸，荤素俱备，五六个食档，全由自己姐妹联手包办。茶水熟食好赚嘛，钞票自然滚滚入袋。而丈夫那方面，因人缘佳，人际关系搞得好，加上黑白两道都吃得开，餐馆的生意也蒸蒸日上。三、四年后，又和友人拓展业务，经营起录像带生意来。钱的确是赚了点了，但钱是赚不完的，要赚得更多更快，放高利贷，尚且包收烂账，也是很好的法门。数年间，杜志强果然捞得风生水起了。

至今，胡梅兰也无法确知事情是如何开始及何时开始的。也许就在三、四年前她在茶餐室附近开了个花档那个时候吧。夫妇俩都忙，银行账户的存款一天天多了起来，夫妇俩的话却相应的少了下去。完全没有吵架，甚至没有一点异样迹象。她对他信心十足，只因为他曾表示自己甚至十分欣赏她那深深的城府，她的机心，她的狡黠刁钻，她是他的妻子，他以她为荣，更为自己讨了个如此能干如此世故的老婆而甚感自豪。

胡梅兰犹双手互抱住臂膀，缩坐在长沙发一端。屋

子里还是热烘烘的一片燥气迫人，她内心却只感到越来越冷，杜志强那遗照里落落大方的洒脱微笑，此刻看在她眼里，又像是怨责，又像是不屑，仿佛蕴含了不尽的奚落、讥讽及嘲弄。

如今回想起来，也不完全是没有蛛丝马迹的。他不止一次这样对她嘻笑着说：

“你和你二姐的长相其实很不一样，但媚媚却很像你。不同的，只是她天真活泼又温顺娇嗲，像只小白兔，而你却……哈哈……”

她根本便不在意，所以没问他自己又像什么。不是吗？她是她外甥女，他妻姨的女儿，她叫他姨丈的，两人结婚时，还做了他们的花童，一天天看着她长大的，怎么可能？想到这里，胡梅兰瑟缩的身子，不寒而栗，微微颤抖起来。

直到那一天，全镇人都知道了；直到那一天，她那当了电气工程公司老板娘的二姐怒不可遏直闯午休时间顾客如云的茶餐室，责问她是怎样管束自己的老公的……

晴天霹雳，顿时使她感到天旋地转，还没来得及让自己确定是否在做梦，姐姐又有如一头受重创的怒兽，仿佛要向她扑过来：

“这样纵容自己的老公，

你还是人吗？现在我女儿已怀孕三个月，我问你要怎么办？怎么办呀？！”

天啊，她的尊严粉碎了，她的自尊遭践踏碾截得无以复加，她尚需保留什么啊？

“你是怎样管教你女儿的，居然恬不知耻勾引自己阿姨的老公……”她于是投身向自己的亲姐姐反扑过去。一回、两回、三回……无数次的相互角斗噬咬，闹得整个边镇都沸腾起来。方圆四、五里，如此“伤风败俗”的丑闻，越发增添了人们茶余饭后饶舌的意趣。

上天简直是太残忍了，给了她乡绅土豪般人人钦羡的家世，姣好的容颜，上佳的运势，还有金钱，却又毫不留情的一夜之间，便将她及她的家庭美好的形象破坏无遗。

脸皮既然已经被抓破，美好的东西幻灭了，她当然闹，更不怕闹，哪还顾得幸灾乐祸的邻居街坊什么“人有失策，马有失蹄”、“她也会有今天”、“什么这么了不得，还不是……”等等直摧人心肝的冷言冷语带来的嘲讽及羞辱。

一个要丈夫，一个要女儿，姐妹俩相互斥责，随着既米已成炊，“打风也打不脱”的趋势，益发白热化。结果，那要丈夫的胡梅兰，

不但万万想不到竟捱了丈夫的巴掌，从而促使这对苟且的男女索性同居起来。

胡梅兰的父亲虽然是个市侩，而她自己也尽管初中也没完念，却在钱堆中长大，与居住在这一带数十年来傍依着工厂盖起来的非法木屋的许多人比起来，无疑还是幸福多了。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便是要鬼推磨也不难，父亲的口头禅；他们这一家人，因为父亲财富不赀，明显比人优越。有钱使得鬼推磨，这话说的总也有其道理。就像她那三个被父亲当了宝贝的兄弟，念不念书，父亲也由得他们。丰厚的家产，终归是他们的，即便一辈子投闲置散，该也能过舒服日子。有钱确是有许多好处，这要怪谁？纵使自己没有从旁鼓动，丈夫也未必会一直窝在那家小工厂里老实一辈子。从对岳丈的四分羡慕六分遵从看来，他又岂会永远甘于粗茶淡饭？

若说真有人促使他有所改变，继而拼命的追求金钱，胡梅兰想影响他最大的，无疑是她的父亲。由于帮得了手，父亲特别钟爱她这个女儿，当然对女婿也爱屋及乌，有事没事，总爱找他喝茶聊天。

“你大襟兄订了高尚公寓了，就在我那单位楼上。还有，你三襟兄有意思要换

辆新车，旧的想卖个好价钱。你结交的朋友也不算少，就替他留意一下，成交了，大概也有杯咖啡乌喝。”

少年时期习武有成的杜志强，由于为人正直，又急公好义，龙虎兄弟，三教九流的，都与他十分投缘，人面广，老父亲更是对他另眼相看。

“我以前替人打工，到杂货店除一斤米，也没人相信。后来，终于开了杂货店。现在，谁不知道我开杂货店不过是摆个门面。州府地，什么赚钱的方法没有？只要动动脑筋，下定决心干去，三五七年，总会有一番景象。”

老岳丈的激将法，她这做女儿的，当时除了发出会心的微笑之外，还真不无感激的。没多久，杜志强果然便愤发起来，乃至无所不用其极……

他是怎么死的？因为放高利贷？因为收烂账？因为江湖恩怨？因为争风吃醋？抑或……警员上门来通报，说是车祸。后来却从那狐狸精的口供中发现破绽，车祸只不过是假象。胡梅兰在绞心的缅忆中被午夜十二点的钟鸣唤醒，一双视线胶死在杜志强遗照上的滞呆眼睛，眯了眯，泪水终于弹滚着披面而下，湿了下巴腮角，犹不断簌簌往下滴。

“魂兮归来，魂兮归来，志强，魂兮归来……”胡梅兰喃喃，哭倒在自己的双膝上。“你果真那么残忍？这里终归是你家啊，你忘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了吗？你难道真的一点也不留恋……”

胡梅兰哭得心肝俱裂。出嫁前夕，替她“开面”的多子妇人拿了把梳帮她梳头，说：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多子多孙，四梳长命富贵……她是他的结发妻子啊，她真的心有不甘。

“他会回来的，他一定会回来，他甚至会触碰你。别害怕，夫妻嘛，就算没有感情，恩义总在……”已经很老很老的姨妈这样跟她说。

“你真的会回来吗，志强？”已经二更了，没有阵阵阴风，没有一声狗吠，门窗也不依呀作响，更没有蝉虫蛾蝶。没有，什么都没有。胡梅兰从膝盖上抬起一张泪脸，环视着灯火通明的客厅，继而以又哀怜又怨毒的眼光凝瞪丈夫的遗照，呜咽着：

“你是怕亮吗？（当真见不得光的吗？）那就把灯关了吧。啊，志强，魂兮归来，魂兮归来，我在等你呀……”

已经开始发胖，虎背熊腰之外，屁股厚重得像快要

下蛋的母鸡臀部似的胡梅兰，探手啪一声将客厅的灯关掉。她本来便胆色过人，此刻竟也有点佩服起自己来。然而，只一瞬间，一颗心又抽绞起来。她想起了自己婚后，一个劲的忙着赚钱，往往不事修饰。生了三个孩子过后，原本便特别发达的臀部，更是往下坠；与仍然年轻俊逸挺拔的丈夫站在一起，连自己也感觉到两个人竟不太能相衬了。只是财迷心窍的自己太过自信，当时并不在意，只想到自己会赚钱，便是对她的强执麻利暗中略有微言的公婆，也得以笑脸相向，何况当年曾赴全力追求她，如今已是三个孩子的爸爸的枕边人。

如此拼命，彼此不都是有了共识，只为打造一个理想中的美满家庭的吗？

妻子太能干太强悍，男人就想有只可以托在掌中把玩的可爱小白兔？一只千依百顺的小小绵羊？

女人为了一个家，把自己豁了出去，却仍然得注重自己的仪容；女人活着，就是为了取悦男人？

女人为什么天生温柔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等待的那一个，永远是女人……

供桌上只有定定的烛光和三点火星。胡梅兰咬住唇瓣，没法回答自己，便只好耐心地等着，却也只等到一

室的寂静空虚。如此折腾了大半夜，不知不觉中迷迷糊糊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胡梅兰一时不知身在何处。揉了揉眼盖，看见供桌上的香烛全熄灭了，心一跳，人便腾了起来。

她快步跑去察看屋子里所有的门窗，发现全都关闭得好好的。

她心一沉，又奔回供桌旁，匍匐下身子仔细检查撒了面粉的地板上有没有脚印。

看到地板上那撒得甚均匀的一层面粉依然是老样子，胡梅兰不由得咬紧牙关，慢慢竖起了腰身，几乎伏到供桌上，一一检视所有的供品。

筷子没有动过，鸡蛋米饭没有被触碰过的痕迹，四、五盆油亮的佳肴原封不动，饮料也丝毫不减。

天啊！他居然真的没有回来这里！他居然真的不回来！

犹俯着上半身的胡梅兰，此刻有如被人在胸口上捅了一刀，呀的一声惨叫，发狂也似的，挥着双手将供桌上的供品，噼哩啪啦全都往地上狠狠扫去。接着，颤动不已的双手，又捧起丈夫的遗照，趋近眼前，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干笑，继而低嘶道：

新加坡 / 凌江月

“你好狠！好狠！”

说罢，便将手中那帧遗照高高举起，使尽力气往地上摔去。

已经醒过来的孩子们被惊动了，走出来，看见这般情景，一时也吓呆了，谁也不敢朝妈妈那儿走去。

此刻的胡梅兰，发觉孩子们已从房里走了出来，却也不加理会，只快步的走到厅柜那儿，抓了那帧放大的结婚照，看也不看一眼，高高举了起来。

“妈妈！”大女儿莉莉见状，再也顾忌不了那么多，尖叫着朝母亲奔去，贴身抱住她的腰哀哭道：“妈妈，妈妈，别这样！快别这样！这是你和爸爸的结婚纪念照呀！留作纪念！妈妈，求求你，留作纪念！”

早已无法自控的胡梅兰，听女儿这么一说，益发暴跳起来。她腾出一只手，想一把推开女儿，无奈身架长得十分结实的莉莉，已像蟒蛇一般紧紧缠住她不放。她一时也不知所措，溜眼间瞧见房门口那对被惊吓得连哭也不会哭，青白着小脸蛋无助地互相紧靠着的小女儿，登时更是肝肠寸断。

缓缓垂下高举的手，她只能够像个被判了刑的罪犯那样，五体已散脱似的呆立着，连此刻方才哇一声哭出来，齐齐朝她奔去的孩子们在她身上的撞击，也丝毫没有感觉。

探索

一心只想探索
展现眼前的山林
它的深邃
它的内隐

放出猎犬
奔窜驰行
让它追查林间的幽深与神秘
放出飞鸽
腾飞穿越
叫它熟悉山林的险峻

山岚渗透
山径崎岖难行
雾起颠覆的片刻
便封锁住往前的冲劲
等雾散渐稀时
也不见明朗的风景

密密层林
非短暂时日所能穿透
只能将生命的剩余色彩
涂抹山边的蜿蜒小径

/ 丁云

长篇的诞生

——《赤道惊蛰》三部曲写作点滴

(1)

某集会上。

大家酒足饭饱，便闲聊起写作。著名杂文家伍良之兄突然感慨：搞文学，“天赋”二字很重要。

在座文友热烈讨论起来！有赞同，有反驳。

我不知道自己被归类为“有天赋”？还是“无天赋”的作者？但笔耕近三十个年头，却愈来愈“宿命”，愈来愈相信奇迹——文学创作上的“奇迹”！不是吗？有些苦心经营的篇章，反不如随兴的作品。卷帙浩繁的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吧？作家们穷其一生，追逐他最大的“猎物”（海明威语）。但创作最好的作品，总是颠颠簸簸，磕磕碰碰，一波又三折，看起来无望成篇了，最后却柳暗花明。像平地起风雷，奇迹般地“膨”的爆出一部旷世钜作。

——我无意自诩这部长篇的诞生，是什么旷世钜作。

——但其诞生的过程，的确是个奇迹！

写一个短篇容易，挥洒一篇散文也不难。但要经营一部“大河小说”，共36万字的三部曲长篇，谈何容易？创作时间的无限度拉长，创作思考需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变迁，而不断重新调整！犹如一场与耐力的“拔河”。一场疾病、一次搬家、一宗家庭纠纷、一封裁退信、一次情绪的波动，都极可能搞垮你的长篇计划。写长篇，真的需要奇迹吗？当然是真的。但“奇迹”从何而来呢？

(2)

就来谈谈这部长篇《赤道惊蛰》三部曲的诞生过程吧。

应该从74年说起。当时我在吧生南益油厂当苦力。家里的咖啡园荒芜了，家庭成员全涌入工厂谋生，无奈地成为工业齿轮的一份子！生活困顿苦闷，我便开始学习写作。且自不量力参加了“马大华文学会”举办的文艺创作比赛。落选是必然的。但我得到主办当局一位负责人来信的鼓励。那人署名YONG，没有中文名字。像我这个只念小学的老粗，突然得到一位大学生的“欣赏”，交起朋友，心里顿感受宠若惊。YONG除了鼓励我继续写作，也定时寄来他们的油印刊物，如《学习》、《大学文艺》等。还不断在信中跟我强调，写作的人，应该为社会而文艺，以揭露社会黑暗，与广大劳动者站在一起，并讴歌人性光辉为己任。我很崇拜他的文艺观。因为我来自贫穷农

家，书读得少，却有一颗炽热的仗义的心。我们通信了经年。当时我在食油厂做苦力，扛椰干扛椰粕。目睹年老工人长期受到资方不平等的对待。厂里有正义感的职员鼓动我们组织工会。我第一次参与他们的行列，拿着表格，到处去说服不识字的老工人签名，支持组织工会。后来工会终于被批准成立，我正准备写信告诉 YONG 喜讯时，一个震撼性的消息却刊登在报章上：警方突然查封了“马大华文学会”，逮捕了一些人，并宣告“马大华文学会”是马共的外围组织，长期进行颠覆政府的工作！YONG 从此失踪了，再没有与我通信。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被逮捕的名单内。我陆续看到报章上警方公布了“马大华文学会”更多的“罪证”资料，他们出版的《学习》、《大学文艺》等，都被列为违法刊物，散布反政府情绪。我感到惊惶失措，最后挣扎又挣扎，还是忍痛把所有 YONG 寄给我的刊物、书籍、信件都烧毁了。

这个黯哑的记忆，尘封了好多年。

感到欣慰的是，尽管生活颠簸，我仍然没有放弃写作！母亲去世，三哥遭受火劫，我们最后的咖啡园也不保，落入发展商手中！我选

择了到处为家，一路风尘！即使在东海岸流浪，在乌鲁冷岳芭场劳作，在双溪毛儒农场养猪，或在丰盛港渔村逗留。在木屑飞扬、盘车、树桐、泥尘滚滚，或猪尸、恶臭、割脓疮，或收网、捡鱼、渔舟帆影……在汗水交织泪水的环境里，我的行囊里永远带着稿纸和笔，没有放弃写作！仍然没有 YONG 的任何音讯，从世界上消失了似的。但他的教诲、鼓励、改革社会的热情，仍然像寒夜篝火，燃烧在我的午夜梦回中。他的文艺主张，仍然萦绕在我耳边：“文艺，需揭露社会黑暗，与广大的劳动者站在一起，并讴歌人性的光辉”。我开始写一系列的芭场小说，把劳动者的辛酸，生活与憧憬都一一记录下来。第一本小说集《看山岁月》，毋宁还弥漫着一些如李锦宗所语的“消极的气氛”。但一想起 YONG 的遭遇，我能积极吗？我能释怀吗？我能无动于衷吗？我开始无意识状态地收集着关于马共的资料。保安队剿共、××被逮捕、破获马共寮寨、警方公布十年来剿共的数字、马共投诚发表悔过书等。收集来干什么呢？如果当时你这么问我，我也茫然，无从回答。——仿佛冥冥中有一根线，牵引我去做这事。

直到 81 年遇到诗人吴岸，“奇迹”开始发生作用。

当时，砂劳越诗人吴岸来“作协写作班”讲课。而我，当时是写作班的导师。吴岸是个历尽沧桑的人。他曾因参加砂劳越的反殖斗争而被捕，在“一亩地”里，度过十几年的岁月。他每次来吉隆坡，都会摇个电话给我。在他座落在阿罗街的公司宿舍里，常常集聚了一堆文友如甄供、荣盛、李锦宗等，大家畅谈文艺创作！吴岸的智慧、风采、平易近人、精彩丰富的人生历练，迷倒了我们这些后辈！后来我把写作班的学生秋山、毅修、丽丝等也介绍给他认识，常常老中青三代写作者，集聚一堂。啊，那是我们最激越、最亢奋、最快乐的年代。我相信秋山等，也有同感吧。文学因缘，使我认识了吴岸，因缘巧合，也连带认识了在“商联会”任职的杨文波。他写得一手好散文，以杨丹为笔名在“文艺春秋”投稿。一天谈起，才知他出身马大中文系，也是“马大华文学会”的一份子，在 74 年学潮期间，被捕入狱。我脑海立刻电光火石一闪，啊，杨文波？YONG？难道他……就是跟我通信多年的 YONG？杨丹却笑笑否认了；他告诉我，

YONG 叫作杨亚七，是他吉打州同乡。在 74 年，与他一样，被捕入狱。但他在牢里，被折磨至精神崩溃，难友们在扣留营里种菜，他却在挖坑，挖得一个人大小的坑，便静静的躺了进去，闭上眼睛。一年多后，他被释放，却在家里，上吊死了！我听了，心都揪紧了，所受的震撼久久未能平息。

后来在赛胡先阿里 96 年出版的《扣留营岁月》里，也提到 YONG 的故事：

“和我同时期被捕的前‘马大华文学会’领袖杨亚七调回这个区。他患严重精神病。他经常被他们作精神折磨，造成情绪不稳定。他常常很静，不与人说话。有时，却相当具攻击性！他用棉花塞住耳朵，说是忍受不了周围的噪音。有一天，几个人坐着看电视，讲话声量稍高了一些。杨亚七愤怒用石头砸烂了电视屏幕。他被调去单人房囚禁，在那儿，他发狂了，撕烂垫褥和枕头。难友与一些官员认为亚七会听我的话，叫我去劝服他平静下来……后来，我没有再见到亚七。听说他被释放了。可是，不久就传来他的消息：亚七在他哥哥家里，趁着家中没人时，上吊自杀了。”

YONG 的悲惨遭遇一直一直萦绕在我脑海。

——冥冥中那根“线”，究竟要把我牵引到何处？

(3)

87 年，“天后宫”事件。“茅草行动”大逮捕。

我投稿的报章被关闭！靠稿费生活的作家梦顿变成了梦魇！

88 年 5 月，经女作家商晚筠介绍，我远赴新加坡电视台担任编剧。工作忙碌，文学的梦，早已搁置在异乡冷夜黯哑的角落。与马来西亚的肝胆相照的文友仍然保持通信。偶尔回去吉隆坡，与吴岸、杨丹、甄供、驼铃、荣盛，秋山等聚会。一次我们送吴岸上梳邦机场，停留在靠近机场的某间餐厅吃饭。不知谁突然提起：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长期荒芜，应该有些人去耕耘了。于是激起每个人的豪气，纷纷说：期限三年，大家都要拿出一部长篇来！我内心砰然动了一下，无端端想起了 YONG 的故事，还有那堆尘封了的马共资料。

89 年，间中回乡参加“小说营”时，邂逅了正在韩江念新闻班的萍秀，然后不能自拔地热恋。90 年，匆匆注册结婚，也做了爸爸。然后，因为申请“家眷居留”一直没有被批准，被迫长期奔波在怡保、新加坡两地，身心交瘁。长篇念

头，只剩下午夜梦回的支离破碎的魔，一直压在心头。异乡寂寞，与妻儿不能团聚，痛苦消沉。偶尔翻起那堆马共的剪报与图片、掀起 YONG 的故事记忆，尝试想写些什么，但一开笔，才写了第一章，就卡在那儿，一卡，就是数年。直到妻儿的居留被批准，一家团聚，小儿若涵已经两岁了。妻萍秀在电子厂找到工作，儿子上托儿所。生活总算稳定下来了，但长篇仍然卡在那儿。YONG 的故事，怎么发展？父母亲的龙溪垦荒岁月、黑区时期、开辟咖啡园、抵抗印度人的牛群等等，该怎样与非法耕农、反殖斗争、马大学潮、华教复兴运动、马共结合在一起？重新翻看马共的资料，看到一张图片，一个神情洋洋得意的英军，手提着的，赫然是两个被怀疑是马共的村民的头颅！头颅血淋淋，仿佛是刚刚砍下来的，脸孔还凝固着痛苦与冤屈的表情，一男一女，天啊，这么年轻的生命。YONG 呢？岂非也是年轻的一个生命？我内心被火般熬炼着，灼烫着…很想很想叙写他们的故事，呐喊一个个卑屈的灵魂的呼号，但，就是无法下笔，永远像缺少了什么。恰像玩拼图游戏，却被人恶作剧，偷去了一个角，永远无法恢复完整的形

状。

我的长篇，该怎么写呢？冥冥中的“线”，把我纠缠、捆绑！

93年与妻儿回怡保打扣湾娘家。萍秀的堂姐××来访。聊谈起来，才知原来她竟然是个马共！在森林里参加武装斗争10年，退守到马泰边界和平村10年。她是90年政府与马共签署和平条约后，第一批归国定居，重新面对生活的前马共成员。我简直难以形容那种狂喜！那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难于置信感！她告诉了我许许多多森林里武装斗争的情形。他们退守马泰边界，如何挖地道，躲避泰军的轰炸。而艰苦内部斗争，革命路线的分歧，导致革命理想的破灭，加上北方切断支援，他们逐渐走向边缘化的无奈。XX不断讲述，我脑海不断翻翻滚滚着那堆收藏了二十年的资料。龙溪垦荒、咖啡园、黑区、木薯芭、反殖斗争、学潮、马共、土地舞弊、合作社风暴、竞选、华教复兴运动、大逮捕、黑牢，以及YONG的遭遇。我豁然开朗：啊，我的长篇有了！刹那间，我所收集的所有资料，自动作了有机的归纳，条理顺畅；那些人物，活生生的，面目清晰，父亲、母亲、姐姐、哥哥、

YONG、马共、华教斗士、合作蛇、华人救星、萍秀的堂姐、无名的殉难者，或悲或喜，或狡诈或刚直，全跳跃着、走着、扑面而来。一瞬间，我了悟，不是我去收集这些资料、这些人物，而是他们找上了我啊，阴差阳错或阴差阳对，旋即全撞了上来！命定我要去叙写他们的故事啊，命定他们选择了我！我还能逃避这个老天赋于我的神圣任务吗？讲起来是否很玄？是吗？的确很玄，一步一步追溯上去…如果没有父母亲垦荒的故事。如果我不是迷上写小说。如果74年我没有跟YONG通信。如果我没有无意识状态不断在收集马共的资料。如果我不是认识了吴岸，间接遇上杨文波，就无从知悉YONG的遭遇…如果不是认识妻子萍秀，就无从碰到她堂姐XX！而又刚巧，她堂姐是个马共。不然，我要经营长篇，如何去凭空想象马共武装斗争的故事？天啊。这一切的一切，还不是奇迹吗？

——冥冥中的“线”，把一切都牵引、扣在一起了！

(4)

接下来，想谈谈写长篇过程碰到的问题。

《赤道惊蛰》三部曲 96

年开始动笔，2001年完成。最初长篇定名为《卫土三部曲》——之“红土地”、“沼泽河口”、“生命无色”。最后定稿，改为《赤道惊蛰》——之卫土篇”、“寻梦篇”、“流放篇”，一部约12万字，三部36万字。第一部“红土地”的一半，曾经寄去参加台湾联合报中篇小说奖，进入决选第三名，最终却没有获奖。不然拿了奖金，这部长篇的印刷费也有着落了吧？不至于现在拖拖拉拉，出版无期。

一些文友读过初稿，提了一些宝贵的意见。

他们有的说：“题材会不会太敏感？”

有的说：“你受电影美学的影响太明显了。”

有的说：“你似乎中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毒。现在的人，写起马共，动不动就用魔幻技巧。”别人是不是中了魔幻技巧的毒，我不知道。记得马奎斯提到作品的魔幻技巧时曾经耐心地说：“世界上大概没有比这更神奇的地方了——这里，一切显得不合常规；崇山峻岭绵延不绝，层峦叠嶂渺无人烟。瀑布千仞凌空而下，荒原广漠，密林深处虚实莫测。暴雨可以持续五个月，洪水常常一下便是数月逾年，在阿根廷南端的里瓦达维亚城，台风曾经把一个马

戏团全部卷上天空，第二天渔民用网打捞上来许多死狮子与长颈鹿。

南美洲这里，一切存在都令人难于置信！本世纪初到阿马逊河旅行的荷兰探险家德格拉夫说：他在那里，看过一条沸水滚滚的河，把鸡蛋放下去，马上烫熟。他经过一个不能大声说话的地区，声音一大就会阵雨倾盆而下。而在哥伦比亚加勒比海海岸，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在为一头病牛默默祈祷时，牛耳内的寄生虫纷纷死亡堕地。”所以，当别人对作者小说中种种奇异、魔幻、超现实现象的描写感到怀疑时，马奎斯坚称：“在我的小说里，没有任何一行字，不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

童年听父母亲谈起许多垦荒的经历：神树总是砍不倒，砍倒了会流出血一般的汁液。芭场工人带着饭菜，进森林砍藤，中午打开饭盒，赫然见饭菜都生虫，发出恶臭！保安队剿共，踩到脏东西，脚溃烂，一直不好。马共首领，避过围剿，原来他拜关帝，涂上某一种树液，便能隐形…年轻时，我曾经在芭场呆过，也去过林明矿区。在生活的经历中，不乏接触幽玄、诡秘、鬼魅、难以理解的事。沼泽、丛林、乡野奇遇、矿区灾变、武装斗争、土著的古

老传说，跟南美洲孕育的“魔幻”场景，极其相似啊。热带雨林，死亡、惨烈斗争、人性泯灭、灰暗的穷途、逃亡，总也孕育出一些“魔幻”的色彩吧？在《赤道惊蛰》里，被保安队的枪声震疯了的春耕，后来变成了乩童，犹如先知，能洞悉未来。而夺掠财富的马华领袖，因失信被捕入狱，最终得了“怪病”，身上长出鳞片，死在牢中。瑾花更有特异本领，预知姐姐瑾秀的死亡！更在黑牢中与死去的政治犯雄叔的鬼魂对话！经历矿区灾变的老仙，身子被活埋了，却可以“移魂”回家探望他的孙子。瑾花最终流放纽约，死在中央公园，但却有“第二生”，回去泰国和平村寻找她做了马共的哥哥卫民！其实，我不是想辩解什么。只要作为一种“美学”的手段，作为一种“曲笔”，魔幻就魔幻吧，有何不可呢？让我也来效法马奎斯，严肃地回答：“在《赤道惊蛰》里，没有任何一个情节，不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

(5)

写到这里，累了，再也不想为自己的长篇再说解释什么了。

最重要一点：是我写了！我完成了第一部长篇。

关于“天赋”的争论，再唠叨两句。写长篇需要天赋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切都是命定的！马奎斯的热带雨林、阿马逊河、印第安神话传说，孕育了他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海明威的战地记者生涯、拳击师、狩猎者、渔夫经历，命定了他晚年虏获了无数的文学“战利品”。奈波尔的漂泊，后殖民地经验，命定了他写出了《大河湾》、《微物之神》等作品，攫取了诺贝尔桂冠。我只想为那些处于边疆地区的没有土地的耕农，为世代处于弱势的底层人们，为处于历史夹缝中的反殖民者、革命理想者，说一说故事。《赤道惊蛰》三部曲，无意还历史的真貌，毕竟，这只是部文学长篇小说。先父母是农民，逝去久远矣，我作为一个会写作的人，作为他们排行第五的儿子，很高兴，能接受此神圣的任务，命定地为那一代垦荒农民、那一代的反殖民者、那一代为了革命理想，而命丧沼泽森林者，呼喊一些微弱的声音。于愿已足。

(23.6.2002 稿于新加坡)



悼念林晃昇 特辑

爱薇

老总，谢谢您！

老总，虽然您经已长眠

在那一片郁郁葱葱、风景宜人的墓园里，与亲爱的夫人，享受清风明月的沐浴，蛙鸣鸟啼的天籁，永远安息了。尔今尔后，您再也不需要因为母语教育地位受到不公平对待而受尽精神煎熬，坐立不安；您也毋须为看不过眼的种种不合理施政方针而愤慨叹息。

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相信，其实您心里是有所牵挂，走得并不是十分安心，因为您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希望亲眼目睹一所真正的华文大学在我国耸立起来。

老总，虽然我已离开董总多年，不再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但是，正如莫先生说的，您在我们的心目中，永远是我们的老总，包括我在内。

记得接到您去世的恶耗时，我和周丽娟（她也离开董总多年）正好接受董总有关负责人的安排，第二天行将前往吉兰丹州，从事一些文教性的活动。当时我们十分矛盾，很想取消行程，可是，想到老总您生前对华教“一往情深，全力以赴”的精神，我们惟有压抑着悲伤的心情上路。一回到机场，立刻直接前往府上，瞻仰您的遗容。看您有如沉睡般的安祥样貌，老总，我们实在怀疑，您真的了无牵挂吗？

对我们这些“老”职员来说，对老总您是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那绝不是老板与



雇员的那种利害关系，而是长者对后辈的一种提携、一种楷模、一种学习的榜样。

七八十年代，华教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暗潮汹涌、风雨飘摇的非常时候，作为一位维护母语教育的志士，我们亲眼目睹老总您如何团结同道人，站在防卫的最前线，据理力争与捍卫。那份“威武不屈”的凛然样，至今依然鲜明的在我们的记忆中存档着，印象深刻。无疑的，这对我们这些后辈，何尝不也是一课正面的生活教育？

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之别。老总，您的丰功伟绩，报章上已有细述，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它也将被记入马来西亚华教史册，留名青史。

我只想对您说的一句话是：老总，谢谢您！

如果不是因为您的牵引，我不一定会上来都门——吉隆坡，也不会进入这个被喻为民间教育部的董教总机构服务。

我知道老总您也像一些人抱着“施恩不望报，望报莫施恩”的宽大情怀，但在我看来，像这类好人好事，不就是一种人格光辉的折射？对我个人来说，下面这三件有关您的事，我永远铭记心中。

(1) 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您，派人到麻坡乡居与正在“疗伤”的我接触，我想我是没多大勇气再坠入“红尘”洗炼（虽然之前也

曾口头上答应到吉隆坡某所独中执教的聘约)。不过,依照您最先的原意,是准备安排我在您刚收购的一家华文报副刊部担任职位,但是,由于清楚本身性格并不太适合报馆的行政工作,因此,打从一开始就婉拒了您的好意。

通情达理的您,并不强人所难,反而提出另一个建议,认为当时市面上正好缺少一份可以作为沟通独中与国中学生的少年刊物,董总有意搭起这座“桥”。由于我对少年儿童文学多少还有所涉猎,也对正我的嗜好,于是,我毫不考虑的就答应了这份差使,担任至今还在继续出版,经有16年历史的《中学生》月刊的创刊人与主编。所以,严格来说,老总,您才是这份青少年刊物的催生者。从这件事看来,足以证明您对国中生与独中生的关怀是一视同仁的。只因他们都是华裔的子弟!

(2) 初来乍到,大都会的生活压力,如影随形,加上三个孩子全在独中上学,经济上的压力,更使我忧心忡忡,您体谅一个单亲母亲的不易,特别是经济方面。于是,您建议我为孩子申请学校的助学金,减轻负担。恰好当时您身任孩子就读的尊孔独中董事长,结果三个孩子之中,两个获得助学金的辅助。虽然您不明说,但我相信,其中包含了老总您的心意。

(3) 八十年代,一提到蕉赖路,那是一个挥不去的梦魇。不但德士不愿接载这一带的乘客,亲朋戚友更不想来,因为它不仅是雪隆地区,更是闻名全国的塞车黑区,不幸的是,我就租住在这一带。每天都得饱受塞车的精神熬煎,每天天未亮载孩子上学,下班之后,一直要到天黑才抵达家里,经受折腾,母子四人不但个个精疲力尽,更不曾好好吃过一顿像样的晚餐(没时间、没精力)。为此,我向董总负责人提出一个不情之求,让我提早上班,提早下班,以便避过塞车的高峰,结果,经过您的点头同意后,我的请

求获得破例批准了。

对您来说,也许这些都是芝麻小事,不足挂齿,但正所谓见微知著,虽然您在某些课题上“据理力争”,但在一些问题上,却是一位情理并重,善解人意,为人设想,不失人情味浓的人。

我想,惟一对您感到抱歉的是,十年前,当我决定离开董总时,事先并没通知您,直到有一天清晨六点多钟,您突然来到董总办事处,将我叫进执行秘书的房间,劈头第一句话问:

“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中学生》月刊正在稳定发展中,你不该在这个时候辞职。有什么问题提出来,看看我能不能帮到你?”

当时我真的百感交集,内心汹涌不已,很想推翻原先的决定。但是,最后我还是将溢出眼眶的泪水极力忍住,隐瞒辞职真相,只以个人健康及有意前往中国进修理由相告。我看出你露出失望的神色,老总,对不起,我真的辜负了您的好意。但是,请您明白,当时我只是不想增加您的麻烦。其实,这与您面对华教的种种困扰一比,我个人的去留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了。

过后,每在一些场合遇到您,我总是会自动的走前去向您问安,而老总您也不改关心属下的语气,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说:

“我经常在报章上看到你这边去那边去的旅游文章,看来你的生活比我还逍遥呢!”

智利诗人聂鲁达写过这样的诗句:

“死亡为有限的尘世生命落了幕,同时又揭起另一个幕,使他的光芒耀眼的一面永垂不朽。”

老总,您是一位将生命诠释得最淋漓尽致的勇士,一抔黄土,绝盖不了您的功德与美名。

(稿于2002.3.25)

春山

悼林晃昇先生联

民权砥柱垂天地
华教巨星照世间

(2002年3月13日)



颜龙章



挽林晃昇先生

前董总主席林晃昇老先生已安息了。林老一生为华教、人权、民主、自由、政治、经济的平等地位，作出伟大的贡献，是尽人皆知的伟大事实，被誉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连友族领袖都对林老赞誉有加，莫不使人心胸回旋激荡，对林老哀思、景仰不已。为此，特写下一副挽联：

先生已去，曾为人权、民主、华教、献丹心，
感动天地；

典范长存，致力社会、自由、文明、蔚正气，
熬成日星。



迟来底悼念

林晃昇先生病逝于香港的噩耗是我从报章上获悉的。林先生虽年逾古稀，但他的与世长辞却是令人震惊与惋惜！

3月17日晚上，我和林先生生前的亲友们一样，怀着铅重的心情来到文良港的一间住宅，林先生的灵柩就停放在那里。在上香之前，我遇见莫泰熙兄，他沉痛地说：您的老友走了。随后又遇陆老师，他更黯然神伤地说：在这一战线上的伙伴又少了一个。

不论是老友或战线上的伙伴，每当我见到林晃昇时，我总是很自然的叫他一声：林先生，接着便问：近况可好？而他也总是笑笑地伸出手来和我握手，然后问道：XX兄，近来如何？

在去年的6月间，我在中华大会堂的门前与林先生相遇，那是出席一个反对政党收购南洋商报社的聚会散场后。我和他握手寒暄时，见他脸色红润，也感觉其掌心的温热，真是别来无恙，风采依旧，心下想着也很快慰，于是冲口而出：林先生，您的体魄锻炼得不错，活上一百岁该无问题。他笑着回我：大家保重身体！

老天爷何其忍心，别后不到一年却传来林先生的死讯。

说实在，我和他的交情套用一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是再恰当也不过的。

虽是如此，他的死却无法让我心情平静，仿若有着一股莫名的压力，驱使我一颗早已懒散得不像样的心，振笔为林先生书写几句悼念的话……

不知怎样，林晃昇先生的死总教我忆起中国诗人臧克家的一首名诗《有的人》里头的诗句，即是：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尽管林先生在生前或死后，还有人说着许多对他不敬的

话，但我可没有动摇对林先生是那种“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的信心。也由于这样，他的死才会教人震惊和痛惜。

如果林先生的一生言行不能有所辩证，那我们一直说他是个怎样的好人或具有伟大精神思想的族人，那也只是个人云亦云者。但不管是青年时的林晃昇，中年或老年时的林晃昇，他仍然站在时代的前头，敢于面对现实人生的。

他在很年青时就以“野火”的笔名写下《快枪八条》及《桥下的一群》等充满了现实主义思想感情的诗篇，如果后来不是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其他的领域，肯定对马华文学创作上会有更大的贡献。

如果有人说林先生的一生对国家与社会贡献最大的，应该他作为一个华教运动的领导者，我想很多人都会认同。也因为他是个华教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他和其他的党团领袖一样，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廿七日，在“茅草行动”下被内安法令扣留，而失去人身自由一年余。

犹记一九八二年大选，林晃昇先生等人主张“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的“三结合”政治概念，导致反对党，特别是民主行动党的竞

选蒙受空前的惨败，这引起该党极大的波动与不快。

我是行动党当时的领袖之一，自然也不免对林晃昇先生等董教总的领导人而起争论。

然而，林先生于1990年间，为了配合争取民主人权及母语教育的合法权益，倡议“两线制”的政党政治，终于在该年的八月十八日，他率领26位华团领袖加入民主行动党。

由于林先生在90年的行动，也就辩证了他在82年的“三结合”试验的苦心与远见。也因为这样，我对他生前的一些误解而深感歉意。日后对他便益发敬重起来。

回头再说“有的人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检视林先生的一生言行，设若他不是为多数人更好地活，他为何要为了民主人权及华

教运动而作出那样大的牺牲和贡献？

林晃昇的传略自然会有有心人去撰写，因为我相信在这世界上，好人是不会永远寂寞的。

当我在写这则悼念文章时，脑际一直回旋着陆老师于3月17日晚在悲痛的情况下对我说的一句话：在这战线上的伙伴又少了一个。

这句话是颇有深意的。不管是“三结合”或“两线制”，此刻犹似高挂天边的月亮。民主人权，母语教育等问题，依旧是芸芸众生牵肠挂肚，比起衣食住行还要沉重十倍的课题。

在这深沉的夜里，乡野一片蛙声。有者卖X求荣，有者歌功颂德，有者更擦鞋敬烟，更有更有呵……就似乎少了林先生在生前为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清音”。

林先生啊，你的死就更加教人伤心惋惜了！但愿有心人会步你的后尘而“上下求索”，你且安息吧，原谅我这迟来底悼念！

（写于2002年5月24日夜深）





捧林（连玉） 贬林（晃昇）的勾当

一、伟人的荣光，苍蝇吃干醋

今年3月13日，林晃昇不幸在香港逝世，享年77岁，遗体于3月16日运回吉隆坡。以董教总为首组成的廿二个华团治丧委员会，为他料理后事。治丧期间，各党团代表、华教人士、友族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往林府吊唁。在报章刊登挽词挽联的团体或个人，无不寄以深痛的哀思与崇高的评价，誉他为卓绝的华教运动领导者、民权倡导者和工作者。18日晚上，新纪元学院师生特举行追思会，缅怀林晃昇为华教奋斗作出卓越的贡献与巨大的牺牲。举殡之日，无数的人为他执绋，送殡队伍长达三公里。…

这哀乐和人潮，就惊醒了那只蹲在“专栏”打盹的苍蝇，他仓惶飞窜出来，想看个究竟，不看尤可，一看之下，酸味就在他肚里发作了。他载飞载鸣，嗡嗡叫嚷道：啊呀呀，他哪能算得上是什么伟人？缺点一大箩！哼哼，他不过是“靠广告吹捧出来的即兴幽灵伟人”、“脸皮相当厚”的“伪人”吧了。——哪有我苍蝇如此完美无缺呢？

苍蝇贬损林晃昇，鬼鬼祟祟，不敢指实，而是通过明捧林连玉，暗中贬损林晃昇的方式进行的：深文周纳、含沙射影、牵强附会地叫骂。这正是流氓本色：以污血喷人，偏要装正经；他要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万一被人逮个正着，出了洋相，他可以幻变和撒赖：挤出一脸委屈，以示无辜；或阿Q式地狡辩：“我没有骂他——谁认便骂谁！……”以示他的嘴吧干净。

林晃昇一生中，被漫骂家咒骂，似乎不少。较有看头的攻击，就有两次：一是九十年代“山歌明星”的讨伐，嘲笑他年轻时代的诗作的不行是什么“幼嫩”之类，他不作回应，只有方修撰文批驳，揭露“山歌明星”的画皮；二是死后，他已无言，这时正是“专栏”苍蝇漫骂家深文周纳的大好

机会。

蝇矢的泼溅，可就玷污这位华教伟人一生的洁白和掩盖他的光辉么？林晃昇自有他的业绩在，如青山兀立，苍蝇之流岂能得逞？

二、苍蝇吹捧林连玉：抬高自己，打杀林晃昇

“专栏”苍蝇漫骂家跳将出来，歇斯底里的污蔑林晃昇，是以吹捧林连玉方式进行的。他使劲地吹捧林连玉，什么“真伟人”呀、什么“真玉”呀地为林连玉加帽加冕，企图造神，然后一锤定音，说什么与林连玉同时代的华教工作者，或者是后来者，都无法与林连玉“相提并论”，如果“谁要是想和林连玉相比”，他就是“假伟人”和“假玉”，“不知羞”的、“脸皮相当厚”的“伪人”。这就是自我膨胀，妄图颠覆林连玉精神！

“专栏”苍蝇漫骂家行使这种伎俩，是有他极为邪恶目的：假借林连玉，企图自我提升；歪曲林连玉，割裂历史，进而抽空林连玉所处的时代的内容，把林连玉捏造成为一根鞭子，用以攻击那些为华教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却又是他所憎恨的人。

他在那篇造谣漫骂文章里，刻意给自己涂脂抹粉，扮成是一个什么经常捧读林

连玉遗著的人，俨然是林连玉的衣钵传人；又暗示读者，他是什么“华教中人”，了解林连玉处理华教问题是什么“非常务实”，通过什么管道就可以联络教育部长或高官要人，问题就迎刃而解，不像他的咒骂的“伪人”、“即兴幽灵伟人”的林晃昇，只会发文告、提出问题却又解决不了问题。

——历史事实果真是“专栏”苍蝇漫骂家所设定的“是”“非”题么？

对于歪曲历史的造谣家，历史是无情的，这就给“专栏”苍蝇漫骂家一记有力的耳光！

了解华教历史的人，读过林连玉遗著的人（“专栏”苍蝇漫骂家却是例外），没有人不知道这样的史实：林连玉领导华教运动时，可以与教育部长等大员谈商华教课题，固然是他领导才能的体现，但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林连玉遗著告诉我们：与政府高官要人谈商华教问题，并非是一帆风顺：有时得以解决，有时被搁置，有时还是解决不了。继林连玉之后领导华教运动的林晃昇，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与林连玉时代迥然不同，当然处理华教问题的手法也跟着不同。

林连玉在世时，不仅不怕别人和他相比，反而希望

后来者超越他或其他人。对于林晃昇为首的领导人的劳绩是肯定的，是赞扬的，他们从他们身上预见华教的未来将是一片云蒸霞蔚的绚丽景观，于是他满怀激情的说：“我觉得欣慰的是，我已发现我们民族的光明，因为我们后一代优秀份子不断涌现。他们有智识、有抱负、有热情、有勇气，不但可以承前启后，他们奋斗的结果，将会超越前辈。”

“专栏”苍蝇漫骂家不读史料，不读林连玉遗著，不顾历史条件，就来侈谈什么华教历史，干起他的明捧林连玉、暗中贬损林晃昇的卑劣勾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告白他“脸皮相当厚”，无知又无耻！

“专栏”苍蝇漫骂家还刻意提起林连玉被吊销教师注册证、被褫夺公民权之后，生活顿时陷入困境这桩事，好像当年只有他最关心林连玉的冷暖安危，别人都是怕惹是非的胆小鬼。于是，什么反应冷淡呀，没有几个人和几个团体敢于声援呀、没有人敢为林连玉“打抱不平”呀……，就从“专栏”苍蝇漫骂家口里喷吐出来，编造一幅当年华社窝囊废的景象。他的潜台词不是在暗示读者：舍“专栏”苍蝇漫骂家之外，谁是为林连玉“打抱不平”的“侠客”？

——历史事实就等同苍

蝇的唾沫吗？

自称“熟读”林连玉遗著的“专栏”苍蝇漫骂家，以为可以藉此招摇撞骗，不料林连玉遗著偏不给他开后门，还赏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林连玉生前，似乎预料他死后，会有人强行为他抬轿，造谣生事，谬托知己，所以他在《隆情小筑简志》里，特地说明他为新居命名的缘由，并感谢乡亲好友的雪中送炭：

“翌年（即1966年——引者注），诸乡亲及友好，集资为余起盖新屋，半砖而半木，周以铁网，玲珑洁净，余甚喜之。十月十八日，移入居住，私颜之曰隆情小筑。所谓隆情，盖有二义。自余遭厄，于兹六年，构讼有费，生活有费，建屋有费，凡数万金，悉由爱护者之支助，此人情之隆，其义一也。此小建筑物，规模虽非宏大，而所费迹近七千元，支助者悉为吉隆坡之乡亲与朋友，其人其情，乃专属吉隆坡，其义二也。”

爱护华教和华社的人，天必佑之，一定有好报。谁说林连玉孤立无援？

《隆情小筑简志》，是林连玉遗作中一篇重要的文献，是研究他被人“意在置余于饿殍之途，辗转填乎沟壑耳”时的生活和精神状况

的依据。“专栏”苍蝇漫骂家开口闭口说什么“熟读”，我看他并没有读过，即使有所谓“阅读”，恐也一无所见，因为他不是读书的料子，招摇撞骗、泼妇骂街，才是他的天赋异禀。“专栏”苍蝇漫骂家是何等“人”样呢？用他的什么“根本不知羞”、“脸皮相当厚”的咒骂来形容他，倒是分毫不差、神形毕现哩。含血喷人，不料先沾污自己的嘴脸，天底下真有这种蠢人蠢事！

三、“不知羞”、“脸皮相当厚”的“伪人”是谁？——苍蝇？还是林晃昇

林晃昇故世之后，报章上出现了一些报道和悼念缅怀的文章，这是华社给以死者的肯定和赞扬，也是为华教、华社、社会人群谋福利的人应得的报偿。但却触怒了“专栏”苍蝇漫骂家，吃起死人的干醋来，斯时也，他以“华教中人”自诩，捧着林连玉的灵牌一路打杀过去。他又自若为王，设定什么谁也不能和“林连玉”相比的框框，否则，就是“不知羞”、“脸皮相当厚”的“伪人”。林晃昇是他钦定的“伪人”，当然污泥浊水就拨洒到死者身上。于是，什么靠华教“升官发财”呀，

“连登数日广告”“吹捧”想做伟人呀……，就从“专栏”苍蝇漫骂家的嘴里喷射出来。

“专栏”苍蝇漫骂家所谓“谁要是想和林连玉相比”的“谁”，指的是什么？林晃昇？还是肯定赞扬林晃昇的评论者呢？文中全无说明。倘是前者，林晃昇生前何曾有自吹自擂呢？他只自认是尽了自己的责任。他说：“当我自己参与这短短的数十年的‘华教运动’，在工作中所承受‘不足为外人道’的各种压力，以及内内外外的是是非非，每每满怀感慨之余，想起因公忘私、努力不懈地‘身体力行’了一生的沈先生（即沈慕羽——引者注），以及许多奋斗一生的无名英雄时，我才有勇气支持下去。”这哪里有什么“想和林连玉相比”的味道呢？倒是“专栏”苍蝇漫骂家的鼻子特别灵敏，嗅出另一类异味。

至于后者，那是评论者的权利，只要言之有理，立论有据，任何人包括“专栏”苍蝇漫骂家要来喋喋，就需要有点斤两才行。可是，“专栏”苍蝇漫骂家为了骂倒林晃昇，就不管自己的“文章”的文理通不通畅、概念是否混淆，就张口大骂。这，岂不是笑死人也哥哥？

到底林晃昇有没有“靠华教升官发财”和“扬名”呢？事实告诉我们，当官做老爷，没有他的份；为华教而坐牢，他却是榜上有名（1987年10月被“内安法令”扣留。被请去吃加厘饭）。那么，林晃昇有“发财”吗？有的。但绝不是“靠华教”，而是他继承父业，靠自己的苦干加能干，终于成为著名的矿业家，那是他参与和领导华教运动之前的事。再说“扬名”吧，林晃昇是出名的。为什么呢？他领导董总十七年，为华教作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有目共睹，名副其实，社会人群给他崇高的评价和声名。“扬名”又怎样？有哪些过错需要苍蝇之流来喋喋不休？

骂人“扬名”者，其实是想自己能出位，奋斗又怕吃亏，只好假借和漫骂了。眼前这位“专栏”苍蝇漫骂家选择的的就是这条终南捷径。

你看，他现在不是“靠华教”凭“栏”骂街，“发财”又“扬名”了么？

林晃昇病故之后，其家属及治丧委员会发布讣告，以广告形式登在报章上，通知亲戚朋友或公众人士莅临致哀。原是情理中之事，平常无奇。只有“专栏”苍蝇漫骂家才大惊小怪，醋意勃

发和升级，以为拾到宝，凭“栏”攻击林晃昇，说什么“连登数日广告”、“靠广告吹捧出来的即兴幽灵伟人”……如此等等。

广告广告，意思是广而告之。丧家出钱刊登讣告，由亲友或社团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发表的代讣，其用意也不过如此。

“专栏”苍蝇漫骂家却嗅出异味来，诬指这是什么“吹捧”。白字黑纸的广告，各报社的资料部都有存档，读者有兴趣，不妨复查。看看这只“专栏”苍蝇漫骂家的造谣术低贱到何种程度！

“专栏”苍蝇漫骂家迷信广告，搞到意乱情迷，以为这是提高知名度的速成捷径。我想，与其心浮意躁，张口骂人，“专栏”苍蝇漫骂家不如立即行动，为自己“连登数日广告”来造势，吹捧一番，好过苦等到身后才屈就他所鄙夷的“即兴幽灵伟人”。这样既可过过做伟人的瘾，又够“现代”，追赶得上全球化的浪潮，岂不是更爽、更有看头吗？倘若这“伟人”之梦成为泡影，这时只好请“专栏”苍蝇漫骂家洒泡尿来自照尊容，看看可有点人样？

（2002年7月）

甄供

鲁迅、林连玉

比较探索



——1936年10月19日，中国现代文学巨人鲁迅先生不幸病逝。22日出殡，万人空巷悼念。葬仪进行时，由民众代表献上白绫为底黑丝绒为字的“民族魂”旗一面，覆盖在鲁迅先生灵柩上。这是民众对自己族群中出现了一位伟大代表的由衷赞美，也是一种贴切的评价。

在众多的鲁迅评论之中，毛泽东的评价，被认为概括得最全面。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

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85年12月18日，马来西亚华族卓越的教育家、坚强不屈的社会运动家林连玉先生不幸病逝，十五个华族团体所组成的治丧委员会^①决定将其灵柩停放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楼下的礼堂，方便各界人士前往瞻仰悼念（按：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是马来西亚华人最高的代表机构。据我所知，其楼下的礼堂，通常只租给政党社团为会议或庆典之用，丧仪活动似未被允许。林连玉灵柩停放在那里，并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这是大会堂前所未有的事。对于死者来说，是一种崇敬的表示；对于死者的家属，无异是一项殊荣）。21日举殡，治丧委员会发表联合祭文，高度评价林连玉先生战斗的一生，誉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爱国志士”、“伟大的民族英雄”。出殡行列，浩浩荡荡，林连玉灵柩在万人陪送下，从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发引，环绕吉隆坡市区游行五公里，尔后在旧飞机场路福建义山入土为安。

鲁迅去世之后，他的精神一直为人所称道，被誉为“民族魂”。每逢他的逝世或诞生周年，中国各地都有纪念活动，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弘扬他的精神。特别是鲁迅研究，现在已形成一门学科，是中国各省市鲁迅学会的重点工作。

林连玉故世之后，他的精神为世人特别是华教人士所推崇，公认为“族魂”。每届他的忌日（即12月18日），各华团、文教机构及学校单位等代表齐集在他的墓园，追思悼念，献花致敬。以教总为首的十五个华团成立了“林连玉基金委员会”，于1987年宣布以林连玉的忌日为“华教节”^②，每年主办纪念活动，如“林连玉讲座”，宣扬林连玉精神；颁发“林连玉精神奖”给华教界体现林连玉精神的教育工作者和团体；出版林连玉遗作或与林连玉有关的文集等等。从

1988年至2000年华教节的举办和“林连玉精神奖”的颁发，已有十三届了。

民族魂，或者是族魂，如果用黄健的话来说，便是：“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所体现者也”^③。本文以此为起点，进行比较探索下列几个方面。

一、鲁迅、林连玉的爱国主义精神

鲁迅出生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难深重、人民困苦，促使他清醒地看到人和社会的真面目。他年青时东渡日本，是为了追求真理；“我以我血荐轩辕”，是他要为自己的祖国独立富强而献身的誓言。这时他选择医学救国的道路。后来，他受到事实的刺激，弃医从文，决心投身于新文学运动，希望藉此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他的小说、杂文和其他篇章，都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体现。

林连玉于1901年8月19日诞生在中国福建永春县蓬壶西昌乡，原名林采居。年轻时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使他对时代具有强烈的使命感。1925年南来，先后在新加坡、印尼爪哇、马来亚的巴生和加影等地教学。1931年他应聘到巴生共和学校任教，改名为“连玉”，从此沿用至逝世。1941年爆发了抗日卫国的战争，他隶属的雪兰莪医药辅助队，参加保卫吉隆坡的救伤工作。吉隆坡沦陷之后，他又随队开赴新加坡前线，为指战人员服务，他自己也挂了彩。

五十年代，是一个反殖运动高涨的年代，英国殖民地政权受到猛烈冲击，在无法维持它的统治的情况下，它只好答应让马来亚独立。但是，英殖民主义并不甘心它的失败，于是炮制一个又一个阴谋，企图消灭全马华文与淡米尔文。林连玉高举民族平等的旗帜，领导教总与英殖民统治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林连玉担任教总主席八年，为马来亚华文教育争取平等，为华裔公民权益奋斗。他主张国家独立，各民族应一律平等，非马来人要效忠马来亚，马来人要抱着共存共荣的思想，共同建设祖国。1961年他反对达立报告书强迫华文中学改制，触怒当局，被褫夺公民权及吊销教师注册证。这时他正处在“置余于饿殍之途，辗转填乎沟壑”^④的生活困境，但他没有被吓倒，仍然关心时事，用笔完成《回忆片片录》，撰写和编辑自己的一系作品，直到生命到了最后一刻。

尽管面临恶运的挑战，但林连玉的爱国主义激情仍然高昂，他说：“我认为真正爱国者有双重责任，一方面要抵抗外敌，一方面要抵抗沙文主义者；两者一样重要，必须双管齐下。”“国际帝国主义虽然在形式上退出了，可是，帝国主义的魔鬼依然存在在本邦作祟；他们（指沙文主义者——引者注）忘记了从前自身受压迫的痛苦，反而认为他们已经代替旧主人的地位，可以转而压迫他人。”^⑤

二、鲁迅、林连玉的骨头是最硬的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主张“韧”的战斗。他认识到奋斗向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挫折、失败甚至牺牲性命都是在所难免的。所以他说：“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他痛斥杨邨人式的“翻着筋斗的革命家”，对于敌人，他一个也不饶恕。

林连玉的骨头也是最硬的，在争取华文教育平等、维护华裔公民合理权益等等的斗争中，他知道重担压肩，灾祸便接踵而至，但他义无反顾，昂然兀立，说道：“责任在身，纵使刀锯在前，亦所不避；个人利害，早置度外。”为了斗争，他曾托妻寄子，预立遗嘱，正气凛然。

林连玉的敌人可谓多矣。正面凶恶的敌

人，有英殖民政府的钦差大臣，有“帝国主义遗孽”的新殖民主义代理人，有谄媚殖民地主子、压制华族权益的司法部长梁宇皋，……还有躲在黑暗角落里发恐吓信，恫言要将他置于死地的卑劣小丑。但他毫不退却，申言：“这是吓不了我的，我一向都为教育献身，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在他离世前的一个月，抱病为文反驳东姑的“这完全与事实相反”的文章^⑥，表现了他那“维护真理，发扬正气”的无畏精神。那时他已是八十五岁的老人了。

三、鲁迅、林连玉的作品充满战斗精神

鲁迅的作品，不论是小说或杂文，还是其他样式的作品，都是为了战斗的需要，所以他的作品里充满着战斗精神。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的夫子自道，也是鲁迅精神的形象概括。

林连玉的作品呢？也像鲁迅那样充满战斗精神的。他自己曾说过，他写文章是受三个人的影响，鲁迅是其中的一位：“一个是梁启超，另一个是胡适，再一个是鲁迅。他爱梁任公文笔的气势磅礴，有如长江、黄河，滔滔不绝；他爱胡适的文章条理分明；他爱鲁迅的尖酸刻薄，一针见血。”^⑦

为了使研讨会在座诸君了解林连玉作品，我特举出他的《冒牌的视学大员》^⑧一文，略加介绍如下：

1946年春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个月，国民政府委派视察海外华侨教育的大员陈绍贤来马来亚进行考察。这位大员对华侨教育，一无所知，只懂得搞党务和拉帮结派，在尊孔中学视察过程中，他就频出洋相，被林连玉一一揭穿，狼狈不堪。林连玉在这事之前，已不齿这位大员的所作所为，拒绝出席他所设的茶会，以示不受笼络。这位大员心中不满，又看到林连玉一身

的穷酸相：“(穷到没有一袭大衣；一条裤，也破了一个洞；一对鞋，是养猪(马来亚沦期间，林连玉曾在巴生而览养猪维生——引者注)时用的，生胶片黏就的)，很不屑地突然问道：‘你是什么资格出身的？’我因为昨晚给他拒绝茶会，心里已不高兴，又看他那种大架子，不禁起了反感，也就答道：‘我是刚从养猪棚里出来的。’”

这篇作品是用朴实手法写成的。正如鲁迅所说的，这不是什么“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是“公然的”、“平常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谁都毫不注意”的事情，直写出来，就把这位不学无术、欺下瞒上，好摆官架子的国民党要员的神情勾勒出来，令人读之发噱。林连玉的机警、幽默、不卑不亢的形象，也就屹立在他自己的作品之中了。

四、鲁迅、林连玉的旧体诗

鲁迅和林连玉，都各自有为数不多的旧体诗留存于世。钦诵他们的诗篇，可看到他们生活经历、奋斗和不屈，还有就是这两位智者的思想光芒。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的名句，也是他一生战斗的写照。

林连玉呢？他的“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是我们评论家公认的名句，也是他一生战斗的写照。

又翔在《向林连玉先生学习》⑨一文中，引用别人的话来评介林连玉的旧体诗，说道：“李荐鸿先生说：林先生（指林连玉——引者注）的诗作多数收集在《吴钩集》一书中。诗集而称吴钩，这是因为，他的所有诗篇，也都是为自己的战斗目标而作的。……至于林诗中的战斗精神，例如已为大家所熟知的名句：‘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

虎头’，我想只有鲁迅先生的‘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堪与匹比。其实，林师一生的业迹，正好和鲁迅先生战斗的一生，前后辉映。他们的骨头都是最硬的。”

五、鲁迅、林连玉的生死观

鲁迅扫荡旧社会的腐朽，可说是所向无敌。但是，他的敌人并非因此死绝，而是躲在黑暗的角落，伺机伸出魔手，企图杀害这位战斗者。特别是在鲁迅晚年，他大病在身，四周弥漫着白色恐怖，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国内外友人为他身处的环境和健康而担心，劝他到国外疗养。但鲁迅婉拒他们的好意，一直留在自己的国土上，因为他要祖国、人民的命运融合在一道，随时准备战斗——即使在病中，也奋战不已！

1933年6月，他在致友人信中写道：“时症亦大流行，但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无怨于生”，“无怖于死”，鲁迅何等坦然和潇洒，这就是他的生死观。

根据许广平的记载，1936年10月初，鲁迅大病，“一天夜里做梦：他走出家门，两旁埋伏着的两个歹徒向他袭来，他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他就从身上摸出两把匕首，左右开弓，都击中目标。梦后他感到身心少有的轻松。此后，他的病情竟迅速好转，不见了低热，并停止了注射。……”⑩

林连玉为了维护华文教育和华裔合理的权益，经常要与凶恶的权贵们面对面的斗争，性命危险的事是会突然降临的，但是他毫无畏惧，申言道：“当时代的责任落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绝不规避，即使要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我也鼓起勇气，义无反顾。”⑪为了防范未然，他曾托妻寄子，预立遗

嘱。

对于死亡，他有清醒和理性的认识，他说：“人寿有时而尽，生命的价值，在正义的立场上有时并不可贵，惟能以身殉道，人格才觉得光辉。”在逝世前数月，林连玉曾对到访者说：“生、老、病、死，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四个阶段。我已经过了生、老、病三个阶段，现在是到了死亡的阶段，可是我对死却是毫无畏惧。”

六、小结

通过上述的比较探索，我终于发现鲁迅精神与林连玉精神之间，原来是具有共性的，如爱国情操、铁骨铮铮、不屈不挠……等等。

注：

- ① 十五个华族团体是：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董总）、马来西亚中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檳州华人大礼堂、吡叻中华大会堂、森美兰中华大会堂、吉兰丹中华大会堂、丁加奴中华大会堂、柔佛州中华总商会、全砂劳越华团总会、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雪兰莪尊孔校友会、吉隆坡永春美山家族会。
- ② 华教节，即华文教育节。以林连玉忌辰订为“华教节”，是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一是纪念林连玉对华文教育的贡献；二是宣扬他的主张、贯彻他的理想，使后辈对他的功绩和思想有所了解，进而有所启发，沿着他的足迹向前迈进。
- ③ 黄健《论鲁迅意识构成的文化内涵》，原载《绍兴鲁迅研究专刊》（总第十六期）。
- ④ 林连玉《隆情小筑简志》
- ⑤ 《林连玉》页15，16。
- ⑥ 林连玉《答东姑》。东姑，即东姑押都拉曼的简称，也是皇族的尊称。巫统主席，第一任联盟政府总理。事缘1985年11月18日英文星报“东姑专栏”涉及华校教总，指责教总和林连玉“制造问题来反联盟”。
- ⑦ 陆庭谕《序——纪念林连玉导师》，原载《林连玉》。
- ⑧ 林连玉的《冒牌的视学大员》，收入林连玉著《风雨十八年》（上集）。
- ⑨ 又翔《向林连玉先生学习》，收入《林连玉》。
- ⑩ 引文出自倪墨炎、陈九英著《鲁迅与许广平》，页185—186。
- ⑪ 林连玉《在董总三十周年纪念晚宴的演讲词》
- ⑫ 郭沫若《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1938年10月19日）
- ⑬ 郭沫若《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38年10月20日）

与鲁迅在生时“憾无一面”的郭沫若，1938年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论鲁迅精神，他极为精辟地说道：“鲁迅精神是什么？便是不屈不挠，和恶势力斗争到底。”^⑫隔了一天，他又说：“鲁迅精神，是无论如何不妥协、不屈服、对恶势力抗争到底，直到他生前最后的一天，还不曾磨灭和减低斗志，这是鲁迅伟大的要素，否则任何事体将不得成功。”^⑬

如果我们把郭沫若的论鲁迅精神，与林连玉精神作一比较，就会发现林连玉何尝不是与鲁迅一样“不屈不挠，和恶势力斗争到底”呢？

（2001年8月初稿，2002年6月修订，于吉隆坡清园。）

[本文对鲁迅、林连玉进行比较探索，是应中国鲁迅研究会、绍兴市政府、北京鲁迅博物馆等联合主办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邀约而作的论文。2001年9月27日上午的学术交流会上，本人受邀作报告。——甄供谨识]

达观的艺术家

——与马金泉谈舞

马金泉，美国纽泽西舞蹈评论家 Mr.Robert Johnson 评为“杰出男性舞者”，在国外学习期间曾参与国际舞蹈家的作品演出，如演出国际大师林怀民的作品。他以出色的舞蹈技巧和舞台演出，获得了艺术界的极高评价。1998 年回国之后，更积极投入舞蹈创作。

以下是笔者与马金泉的访谈纪录。谈艺术家对于艺术的执著，对于艺术情感表现的要求，撇开了掌声，且让我们回到艺术本身的内在含量。艺术表现虽是一种红尘的事业，但它却是作者内在心灵的投射，个人记忆的重现。要从现实中提炼出情绪，从记忆中挖掘出题材，这中介桥梁的过程，且待创作者自己来现身说法。

黄：什么因素与动力促使你对舞蹈艺术不弃不离？

马：我在舞蹈里找一种抒发情绪的方式，是一种全然的释放，更何况我都已经跳了 18 年了，以后我还是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感情。

黄：舞蹈即是你说话的方式，谈谈编舞的过程，换言之，什么因素触发了你的创作？

马：以“十字架下的你”来说，此支作品发表在 1999 年尾，即将踏入千禧之前。这支舞可用“渡”这个字来概括说明，渡在佛教里是指一艘船渡到另一岸的意思。这支舞的主题就显现在这个字里。最后的时候，我用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来表达我的创作心态。千禧之前，发生太多太多的事，以最近的半个世纪来

说，如波斯湾战争，瘟疫，都是人为造成的。从国际间的大事，再返回国内的华社问题，都触动我的感觉。对于这些事情，我以一种祈求的心态去面对，希望好的事情会到来，这些不好的一面会被渡到另一岸去。我用了耶稣的形象，因为祂背荷了许多的苦难。耶稣实是无形的，祂只是我的内心愿望的投射。我希望世间会有许多耶稣出现。

黄：你怎么这样乐观？

马：人生是悲观，但却有向前去开展的乐观，才能够达到达观，所以人一直在矛盾中寻找平衡，如花在缝石里长出来，否则永远活在灰暗里。我想我的艺术作品，应该是正面导向的。

黄：什么因素造就了你的积极想法，会认为在世间的

还有耶稣存在，祂会背负我们的罪恶？

马：佛教对我的影响蛮深。在我的生命里遇到许多的贵人，如台湾的林怀民和国内的黄福泉，他们都是我的菩萨。他们帮助我达到一个很大的跳跃。在我徬徨无助时，他们伸出一支手来帮助我，所以我相信从小我去观照，可以看到大千世界。世间真的有这样的人，只是没有被发现。

黄：你的“小我”如何去建立观看大千世间的力量？

马：我以一种感恩的心情看世间的一切。文明越进步，人没有因此更加温暖和亲密，反而是冷漠和隔阂。这是因为竞争，竞争使我们失去许多感恩想法，忘记别人曾经帮助我们，照顾我们。适者生存，但并不等于用手段去诋毁别人，才能生存。会感恩，因为内心富有。因为富有，所以才会给予。

黄：在你的作品当中，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共同思想，而可以展现你的审美观点的？

马：我并没有特别去整合我的舞蹈作品。因为我没有野心去编一系列作品，顶多编两支有连续性的，我就尝试新的了。现

阶段而言，我会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也许将来有聚合的时候。

黄：是不是因为你要不断去寻求超越自己？

马：例如我的作品《河流、沙漠、风》，这是一本书名。作者是印度的一位宗教大师，叫奥修。在台湾时，我跟陈伟成老师学果陀斯基，他介绍我看这本书。这是我第一次从文字提炼舞蹈的构思。又如《色·语》，是因为当时发生波斯湾战争，看到难民死去。看到他们哭亲人死去时，仿佛有一种书的其中一页脱页的感觉。所以我用这么一个现实的题材编了作品《色·语》。又如《异色圣诞——舞异舞》，呈现的是另一类的呈现方式。圣诞节本是五彩缤纷的，我用了另一种相对的极端。舞者的全身擦白色，服装也是白色的。我用一部罗里载他们进场。音乐放了之后，他们不断扭动身体。这是很怪异的表现方式。我尝试在不同的作品里，去寻找不同的面貌，以提升自己的成长。我的未来也会是这样。

黄：你是如何去呈现作品中的艺术之美？是一种刻意经营，抑或是自然呈现？

马：要自自然然去呈

现，我自认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所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是生命的自然进阶。我要的是自然流露的成长。我珍惜现阶段的所有，不会揠苗助长。坦白说，现阶段的我，有点刻意雕琢。

黄：身为一位跳现代舞的舞者，你认为自己的作品与西方的现代舞有什么不同？

马：我的文化背景讲求内涵，华人的审美由内向外，东方有内涵而没有形式，西方有形式而没有内涵。我想有机地结合两者。这就是我的作品与西方的现代舞不同的地方。我考虑作品的因素：感动自己，只有先感动自己，作品才能呈现生命力。

黄：谈谈你的审美观？你不断在创作美，所以你最有资格谈美。

马：美是抽象词，很难回答。只要让我多看几眼，留下深刻印象的，或是留连忘返的，就是美的东西。我之所以创作，就是把一个美的讯息，传达给观者，让观者看到美。

黄：无论是民族舞蹈或现代舞都是横的移植进来，在你的想法里，要如何让马来西亚的舞蹈艺术向纵深的方向发展，换言之，如何让中国的民族舞

蹈和西方的现代舞在马来西亚生根？

马：我的创作理念是原创，而这原创的基点是属于马来西亚，又是其他国家找不出的，需要对这个土地，人物熟悉，社会熟悉，才有办法做的。可以说，我的作品倾向根植这土地，属于比较血缘的创作。

黄：你对艺术的感觉和舞蹈创作的关系？

马：我在创作之前，对作品要先有感觉。只有自己感动之后，才有作品出来。

黄：你在创作中以及经营舞团，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马：财务。我有 20 名舞者。他们了解目前的处境，在马来西亚搞舞蹈艺术是蛮艰难的，但他们都努力把自己的身体拉到一个舞者可以跳舞的身体上去，甚至星期六和星期天都在练习。在享乐主义的今天，他们还存有如此积极的想法。我想我是幸运的。目前舞团的走向是越来越专业，几乎每一个月都有一台演出。3 月在新加坡有一场演出，4 月与菲律宾的团体在本地演出。5 月应邀在星洲日报周年度表演新作品《孕趣十足》。同一个月份参加北京艺术节。6 月份以客席艺术家的身份去参加新加坡国际艺术节。再来是去香港。9 月份会推出舞团的一台全新的节目。10 月份，我带作品《祖国风景》去杭州参加国际艺术家交流会。可以说我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经济支援。

黄：你希望社会给予你的协助是什么？

马：掌声。记得有一次在韩国演出时，看到国旗在飘扬，我和忠文双眼都红了。表演结束时，全台的人都站起来拍掌。我们很感动，也很失落。即使在国外多风光，国人都不知道。这种荣耀，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已经站在国际的舞台上，为什么不能站在这样的点上。回来之后，却在没有资源的状况之下在这土地上继续努力。此外，我吸收并训练了 20 名舞者，称之为共享舞者。在这批舞者身上将开始纪行现代舞的另一页。另外要谈的是欧建平教授在 2001 年担任共享空间的顾问，以一个国际的支援来协助我们的成长。

致 吴岸

(七律一首)

杰伦

岛国诗乡有吴岸
别后相逢庆无恙
短笛无边吹大地
长河有灵奏新章
暴雨狂风写盾上
怀国忧民编达邦
但愿天长与地久
共襄文事不许放

(2001 年 11 月中旬写)

《方修研究论集》

前言

一、

从去年杪至今年初，我向主任申请在家编纂《方修研究论集》，及进行此书稿的校阅等工作。这纯粹是从工作上的需要来考量：一是家里环境较为清静，不受任何干扰，可以全神贯注的进行编校；二是方便往返送交和收取校样；三是节省了往返办公室途中所费去的时间，有利于工作的安排。

面对这一册沉甸甸的书稿，我粗略估计一下，全书约有 35 万字左右，而研讨会的论文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这是一部分量不轻的论文集，一种欣慰之情油然而我心中升起，想到去年在吉隆坡梦苑(IMPIANA)酒店主办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主办人的我们，日日夜夜奔波，终于留

下如此一部很有价值的马华作家作品研究的学术成果。它的意义何等深远重大；这既是代表当今国内外华文文坛研究状况和水平，又是我们多年来不懈的努力，终于出现了一个有计划、初具规模的研究阶段，从而提升了马华文学的形象和地位。梦苑论文，何尝是一个梦？它已为学术研究竖立了一座里程碑。

我把手头上的资料分为三辑：

辑一收录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日本四国作家学者提交给大会的论文，包括未克出席的努山塔拉、周宁、杨益群、钦鸿等四位的论文在内，一共 20 篇。

辑二收录研讨会的报道、诗文、资料等。我从田舟兄的《奔赴一季文学风

景》里选出“笑拥那怡人的清新”这句诗作为辑名，以为这是反映研讨会激动人心的写照。因为研讨会的主办，活跃了新、马、中国三地作家学者的灵思，出现了喜人的创作活动：金晴、伍知述、田舟、柳舜、爱薇、秋山、王涛、唐珉、杰伦、莫顺生等欣然命笔；陈望衡和陈实两位即席赋诗；诗人吴岸和作曲家房晓青伏案谱曲；……

辑三收录方修先生从事马华文学史研究的回忆录，以及一些在新、马、台湾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方修的论述。这是为了读者查阅的方便。贺信及研讨会有关的资料，收入附录。

二、

编纂这一册学术论文

集，我给自己定下一个“二要一不要”的编审准则。

何谓“二要”？一是：我认为既然我们在从事方修研究，那么引用方修的诗文，依照原文，一是为了尊重作者，二是要保存原作的丰姿。我在编审过程中对此特别留神，耗时也多，遇到疑难，就参考方老原著，作出相应的补正。二是：“马华文学”、“新马华文文学”及“新华文学”这三个概念和涵义，新马两地的作家学者大都非常清楚，少有差错。国外的作家学者可能尚未了解这历史的情况，指称时偶有混淆。为符合史实，惟有不避唐突冒犯之嫌，予以更动。这是要请作家学者们包涵和见谅。

“一不要”指的是，收入本书的各个篇章，作家学者的文学观、学术观点，以及他的行文遣词、表达方式，一律不要改动，保持原貌，以示尊重。当然，文稿中明显的错别字、引录的笔误等，那就非更正不可。

上述种种，都是作为编辑人应尽的职责。无奈编者才疏学浅，只凭一己的犟劲，一心一意要赶紧完成这项工作。疏漏和错误，恐或难免，诚请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能顺利编辑成书出版，应该感谢董总首席执行官莫泰熙先生及行政主任刘运林先生的关爱，准许我在家专心致志地完成这项工作。秋山兄和爱薇女士惠借方老照片，吴秀颖女士题字的雄浑，叶玉佩女士设计的精美新颖，都使本书生色，谨此致谢。

(2002年3月初稿，4月初修正，于吉隆坡何清园。)

鸣谢

本刊近期收到各地作家朋友、热爱文学人士、华教人士及商家寄来赞助出版基金，隆情厚谊，谨此致谢。兹将芳名、商号录后（恕不称呼）：

S先生	RM500
陈干逸	RM100
张强中	RM50
林泉福	RM50
杨潘照	RM50
莫桂梅	RM50
陈蝶	RM50
翁诗佣	RM30
练炳山	RM30
无名氏	RM30
刘发振	RM20
颜龙章	RM20
叶冠奎	RM20

/ 丁云

单亲妈妈

那年，霏苇曾经慷慨激昂，力排众议，为单亲妈妈辩护。

“一个‘单亲妈妈’绝不是社会的异端，她们是有尊严的个体，活得好，活得自在、快乐，等于间接告诉臭男人，告诉那些‘爬虫类’，女人绝不是经济的依赖者，不是他们的附属品。每一个单亲妈妈，可以挺起胸膛，不再依附男人而生存，而拥有一般正常的家庭温暖。单亲家庭，绝不是残缺不全的，她们的子女，同样可获得同等的爱与关怀…”

美国 911 事件突然发生…

从电视画面看到的情景，使霏苇大受震撼！她担心着远在纽约念书的女儿。

担忧归担忧，她一筹莫展，班机停飞，打了长途电话去，没人接听。

熬过了两个辗转反侧的夜。村镇落后，摸索着找到

女儿书耘留给她的网址，匆忙仓惶之间，才省起要找架电脑上网也难！直到村镇杂货店的印度小伙计马廉奔跑过来，说有她的长途电话，她才骑着脚踏车，鼓劲飞驰着去接电话。

果然是女儿书耘打来的！她向妈妈报了平安，说目前局势仍然很乱，学校没开课，恐怕要等到局势平静，才回大学校园。霏苇只能频频祷告着菩萨保佑：“平安就好…平安就好…”眼眶已热泪涟涟，渐渐变成了啜泣。没有人能体味她这个单亲妈妈的心情，就像是…战乱时逃荒时的际遇，经过艰苦长途跋涉，踩过沼泽、越过险滩、匍匐过嶙峋的陡壁，她背着婴儿，终于来到辽阔的草原，以为一切已告一段落，可以傍水而安居，可以远离喧嚣的战火…但苍鹰却突然飞扑而下，奇袭般叼走了她的婴儿！

挂了电话，霏苇慢慢推着脚踏车回到村镇的木屋。

村路泥泞处处，一个水

坑是一个黯哑的回忆…

如有得选择，谁岂愿当单亲妈妈呢？

霏苇如一般平凡的女人一样，曾经有一段美满的婚姻。丈夫陈万强是开铸模工厂的，当初算是恋爱结婚的。且与他生了一男一女。婚姻应该是幸福美满的。但老土的情节，偏偏找上门！无从回避。但女儿 11 岁，儿子 9 岁那年，丈夫突然跪在她面前忏悔，坦诚他有了外遇。外遇的对象是他工厂里的女书记；而且已发展了有一段时日，双方已陷入不能自拔的地步。丈夫请求她原谅，宽容他的一念之差。情妇也亲自上家门来，斟茶向她认错，且信誓旦旦，愿意跟她分享老公，甚至不求名分，不贪丈夫的半分钱。情妇是个看起来柔弱，爱哭的年轻女孩子，眼泪攻势如梨花带雨，惹人怜惜。

老公就是看上她的柔顺？她的善解人意？

霏苇狠瞪着丈夫，揣测着他的内心，他一定想享齐

人之福吧？他看死她的依附性，看死她一向顺逆由天的性格吧？她是依附性强，她是顺逆由天，不过不包括在与人“分享”老公这节骨眼上吧？她强忍着内心的酸楚，果断而决绝的：

“男人只有一个，要么，你整个要去，我才不屑与人分享！”

离婚了，一刀两段了，她有一份痛快、轻松的感觉。

她不要半分钱的赡养费，只要两个子女书耘与小刚的扶养权。

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离开生活疆场十年，什么都脱节了，要重新学习谋生能力，真的苦不堪言。但是需苇咬紧牙关也得一寸一寸，一步一步挨过去。她不能让臭男人看死，不能让他有任何机会流露怜悯目光！需苇搬回村镇老家。白天下胶园割胶，到黄梨芭割黄梨！下午到咖啡较厂干活，晚上教几个补习。不是世界末日，不是吗？本来美丽姣妍的容颜，给磨砺得早衰了。她的皮肤给蚊虫叮咬，烈日曝晒，变粗糙了。头发泛黄，干燥如烧芭过后的茅草。手长了茧，脚变粗了。但看着两个子女一寸一寸长大，一步一步走得沉稳踏实。光阴像雕刻刀，也一寸一寸在她脸上，一步一步在她皮肤上嵌下岁月的纹痕。

需苇无怨无悔，真的无怨无悔……

每天就骑着脚踏车，在村路上奔走，在柴米油盐生活的线上奔走。有个晚上踩着脚踏车从夜路回，遇上野狗追。她仓惶失措，把持不住脚踏车，结果连人带车，滚跌进山沟。这一伤，脚骨折断，找了跌打医师包扎，半个月躺在家里不能动弹，只有子女陪在她身边，帮她换药，煮粥给她吃，开收音机给她听歌。子女都很乖巧，很勤奋，很有上进心，读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她莫大的安慰。

但当书耘忍不住说：“妈妈，家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

需苇马上敏感地喝止女儿：“你爸爸是否来过？”子女忙摇头说没有。她难以抑制对这个男人的恨。“永远不要再提起这个人，他不是你们的爸爸，也没有资格作你们爸爸。我们一定要过得比他们好……要让他一辈子后悔，抛弃了我们……”

接到前老公万强与情妇结婚的消息，她已无感觉。

跟着，闻说情妇为前老公怀了孩子，她更近乎麻木了。

眨眼间，书耘得了奖学金，往美国深造。

再眨眼间，小刚也去了澳洲修读医科。

再没有遗憾了……眼看着

子女一寸一寸长成，一步一步成为优秀青年。她的勤劳、熬苦、旁人异样的目光、指指点点等，一切的一切苦楚，都没有白费了，也值得了。书耘是大姐，暑假去快餐店打工，又做导游，赚的钱全寄给了弟弟。经常互通电邮，谈功课，谈心事。姐弟的相濡以沫，情感挚真，是她最大的安慰。生活负担轻了，她有了宽裕，裁了两件象样的衣裳，也舍得买一瓶上百元的橄榄油护肤品。补习仍然教，割胶割黄梨停止了，不需那么劳累。在几个政党妇女组朋友的怂恿下，她也在城市展开了一些讲座，渐渐视野也开阔了，也写起文章，谈论一系列关于“单亲妈妈”的课题，俨然是专家了。

需苇讲述：“一场失败的婚姻，不是世界的末日，妇女应该自强，不要依赖男人！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把妇女压得透不过气来，该是姐妹们觉醒的时候了！”她强调：“没有父亲，丝毫不是缺陷，子女仍然可以在妈妈的呵护里正常地成长。不需要父爱——如果父爱是变质了的话……事实上，纯粹的母爱可以涵盖一切。母爱可以为孩子建立舒适的园圃，为他们打造心智的成长的温室。”她不无骄傲的宣示：“男人，只是爬虫类，

未开化的爬虫类，”她以自己抚养两个孩子为鲜明的例子：“没有爸爸的天空，一样蔚蓝，一样阳光普照，一样美满幸福。”

讲座会完毕，需苇回到家，刚好收到书耘寄来的信。

她禁不住喜悦地拆开，掉出来的是书耘的毕业照。

她爱不释手地看着书耘戴方帽子的帅气昂扬的模样，热泪盈眶。但当她准备展读女儿的信时，她惊愕住了。抬头的署名怎么是：爸爸！爸爸？…书耘准是搞错了什么？渐渐读下去，需苇的手慢慢颤抖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哦…准是女儿粗心大意，塞错了信，对吗？本来该寄给爸爸妈妈的两封信，却错置了！信封内，爸爸的信寄给了妈妈，妈妈的信寄给了爸爸！

信上写着：“爸爸…谢谢您特地到纽约来探我，我都说911事件，我没事了嘛，您还是特地来了，不顾危险地来了…我真的好感动。还有…谢谢您带我去迪斯尼乐园玩，那是我十五岁的梦想，但迟至二十二岁才实现，仍然很感激您…我心里虽然有些恨您，为妈妈所受的多年来的委屈抱怨，但看到您过得好，心里也感到快慰。我担心的是，一直瞒着妈妈，偷偷跟您通信多年，万一让妈妈知道，不知会怎么样…都过去多年了，我真的希望您能鼓起勇气回去乡镇的胶园木屋，探望一下妈妈…”

需苇被震荡得踉踉跄跄，跌坐地板上！

原来，书耘两姐弟一直都秘密跟爸爸保持通信。

——男人，只是爬虫类，未开化的爬虫类…

——没有爸爸的天空，一样蔚蓝，一样阳光普照。

——一个“单亲妈妈”绝不是社会的异端，她们是有尊严的个体，活得好，活得自在、快乐，等于间接告诉臭男人，告诉那些‘爬虫类’，女人绝不是经济的依赖者，不是他们的附属品。每一个单亲妈妈，可以挺起胸膛，不再依附男人而生存，而拥有一般正常的家庭温暖。单亲家庭，绝不是残缺不全的，她们的子女，同样可获得同等的爱与关怀…

需苇赫然发现，她所倡导的“单亲妈妈”自强自信自立的宣言，她努力、经过熬炼、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骄傲”堡垒，在子女双双的“背叛”下，一下崩溃、坍塌得无踪无影了。

(31.10.2001 稿于新加坡)

起床了

/ 邢诒旺

麻雀又在檐角打架
雨后啾啾点点
象湿棉花
洗涤迟醒者的梦

谁在洗涤你的伤
绿油油的掌
是对面人家
十年栽种的芒果树

打开窗，遂有无风的凉意
遂见麻雀
在路旁饮水
世界因而波动

小狗匡啾啾翻弄空饭碗

(2001)

〔中国〕黄侯兴 张荔

略论世纪之交 马华文学的走向

一、认同与定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旅居东南亚的各国华侨，包括约 241 万马来西亚华侨，均属中国侨民，都认同于中国，同中国的前途命运维系在一起。“二战”以后，即进入 20 世纪后半叶，东南亚殖民统治的国家纷纷独立，长期旅居这一带的侨民，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习俗的种种原因，先后加入了所在国的国籍，同所在国的土著同胞融合为一体，成为了所在国民族的一员。

马来西亚于 1957 年宣告独立以后，当地华侨也先后加入马籍，以主人的身份参加独立后马来西亚各项事业的振兴。马华诗人吴岸说：“祖国，不在彼岸，在我脚下。”（《祖国》）这就是改变国籍后马来西亚人的姿态。

据 1998 年统计数字显示，马来西亚华人已增至 552 万人，占该国总人口的 24.9%。这些华人虽然经历了国家认同的转变，但他们并不避讳承认自己的中国血统与华人身份，乐意吸收来自久远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参与当地华人社会的公益事业与社团活动。这说明，认同具有二元语义：既是对自己身份、立场与生存依赖环境的重新确认，又有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认同。他们把中华文化融入马华文化中，已然是马来西亚化了；在历史认同的同时，明确了自己的文化定位。

我在《论吴岸诗的民族化特色》一文中，曾举吴岸的《南中国海》一诗为例——“雄浑的海洋呵，南中国海 / 你以你的滔滔滚滚的狂浪 / 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冲开 / 你以你的滔滔滚滚的狂浪 / 把北方的大陆和南方的岛屿连接起来”。“连接”意味着诗人对埋葬祖宗枯骨的乡土的亲情和对中华文化的追思；“冲开”象征着诗人对自己祖国（马来西亚）的认同和给自己的定位。“连接”“冲开”是一个重要的、形象的暗喻。^①

中国学者谢冕先生曾对吴岸诗的“中华情结”作过如下评论：

“吴岸创作的整个的文化背景与他的中华祖邦有着绵远的联结。这构成了吴岸诗的深厚的文化意蕴。但吴岸的诗又带着热带丛林的繁荣和赤道阳光的灿烂，他的中华文明的承续也都融化在他的这些特殊的环境之中。这就构成了吴岸的丰盛，即灵动之中又见厚重，热情而又见克制和收敛。”^②“承续”与“融化”指明了“吴岸丰盛”之奥秘所在。

拉让江和砂劳越的山山水水，是吴岸诗歌创作的源泉。诗人常常站在高山之巅，沐浴着“光辉的初阳”和“五色缤纷的绚烂的彩霞”，深情地向祖国江山道一声“早安”。诗人渴望新生的祖国充满生机——“生命，放出你的光波，让它与晨光相融和”。（《第一次飞》）此外，如《盾上的诗篇》、《江上

怀友》、《荣誉》等诗，是诗人对祖国、对战士的礼赞；或柔婉的抒情，或激越的呼叫，无不寄寓着诗人对祖国未来的憧憬。受人称道的《妈妈的影子》一诗，生动地显现了岛国文学特有的色彩，而“踩着妈妈的影子走”这一诗句，更是含蓄着要走自己民族的路的意蕴。

总之，吴岸诗歌以它独特的民族性与地域性，成为世纪之交马华文学的一枝奇葩，它对推动马华文学沿着民族化道路健康发展，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还有活跃于 80 年代马华文坛的诗人唐珉。她的抒情诗既表现出对生她养她的马来岛国的一片深情，也洋溢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缕眷恋。唐珉说：“我的文字道路，蹒跚学举步的小小足迹，莫不是起始于这片黄土地，一步一步踩踏过来的。而作为心脏地带，早年那种付诸系脐之亲的炽烈情怀，如今虽已淡化，唯亘古承传的文化流泉，仍旧打那儿悄悄地注入我的血脉。啊，北京，当我双足触着她那刹那，料想将会情不自禁地跌倒，亲昵地往伊胸膛熨帖。”③她巧妙地将这股“文化流泉”化为了诗，化为了长寂心头的“万卷山水”。

《千秋不尽》一诗是近二十年来马华诗坛难得的佳作。挂历上仿清代画家石涛的《秋山图》，使诗人浮想联翩，抒发了诗人落寞的心绪——“最是凄凉的 / 高高的秋 / 竟不在画中”。诗人随即将诗情推向了高潮：“这绵长的秋委实太磨人了 / 如此愁苦天连年不断 / 我们是多情的民族 / 还是多难的民族 / 这多事之秋啊”。这首诗借一个“秋”字，抒发了诗人丰富的情感世界，委婉曲折，句意深幽。唐珉的诗，虽得益于她的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她的激情、灵感来自于岛国秋声秋色的现实感受——“窗外 / 又是一阵急风急雨 / 千秋不尽……”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马华文学中，诗歌与散文各领风骚，而在广义上属于散文的杂文，又堪称百花园里的一枝独秀。杂文家甄供、伍良之等人用它作为参与社会批评的武器，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甄供杂文明显受鲁迅的影响，早期杂文还带有模仿的痕迹。从模仿到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地方色彩的风格特点，甄供经历了艰苦的艺术探索过程。甄供杂文虽然引用了中国古今诗文、成语和典故，但作者只是把它作为“切入点”，他所关注的是马华现实社会与文化，所揭示的是当地华族的人世。例如 80 年代马来西亚经济衰退之际，作者揭露了幽灵已经化为厉鬼，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了多少人的性命。（《幽灵种种》）甄供有时也赞扬舞台上出现的“棕皮肤的手、黄皮肤的手、黑皮肤的手”。这是马来岛国多民族和睦相处的缩影——“是你谱出抒情的乐章，是你掀起海涛的激情”。（《手的礼赞——“百花之夜”遐想》）这些杂文，既是给时代发出的信号，又是为他的国家和人民喊出了真理的声音。

关于伍良之杂文，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伍良之的回忆性、游记性散文，或雍容或缜密，颇具中国‘五四’期散文（美文）的特点；但我更喜欢他带有惊叹号意韵的杂文——它显现了一个杂文作家的当代意识与文化品格”。反虚伪、反市侩几乎是伍良之杂文的两大主题。他撕掉当地政界那些“正人君子”戴的假面具（《万变不离其宗》），揭露了混迹政界的“两面人”玩弄的权术（《大家来读武侠小说》）；他还嘲笑那些拜金主义者，勾画了那些令人憎恶的市侩的咀脸（《工商社会的精英》等）。总之，伍良之杂文以其题材之广泛、文字之洒脱和作者笑的率真，构成了一条生动而滑稽的讽刺形象的画廊。④

我以为，马华杂文虽然仍应更自觉地努

力植根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而褪去明代小品与“鲁迅风”的影响，但我们仍要称许甄供、伍良之等作家群体为马华杂文的民族化的艺术走向所做的筚路蓝缕的工作。

90年代后期，马华文坛出现了关于“断奶”问题的讨论。一些年轻作家认为，马华作家们既然已加入马来西亚国籍，马华文学也已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并趋于成熟，就无须继续认同中华文化，不必再吮吸老祖母的奶汁了。“断奶”论者其实并没有断奶，他们只不过是转向啃啮西方现代主义妈咪的奶头罢了。然而，既接受现代，又不拒绝传统，以最大的包容性，多元认同，多层次汲取营养，这对新世纪马华文学的建设与发展岂不更有裨益吗？面对当前全球化的潮流，文化交流与认同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狭隘的“断奶”论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二、传统与现代

传统是多极而非单数。中国古文明拥有儒、道、释诸家文化，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西方文明对中国文化也有影响。当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去面对某种传统而勇敢地将它“拿来”时，实际上我们可能获得的将是多元文化的精华。传统不会消亡，但传统会渐渐老化；所以传统不是凝滞的而是发展的。上举马华一些作家借鉴了鲁迅杂文的精神，而鲁迅杂文传承了“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刘半农语）。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尼采的发展个性的超人思想，给鲁迅的民主革命的理性的火光与启蒙的人文精神注入了新鲜的成份，孔融、嵇康的魏晋文章，也给鲁迅杂文带来了清峻、通脱的风格特色，形成了鲁迅刚健不挠的反抗旧俗的文化个性。所以，甄供、伍良之等人从鲁迅杂文中既呼吸到现代的新鲜的空气，又从中领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藉的思想与理念，收益是多元的。

我们发现，像秋山、王涛这些世纪之交的年轻的马华诗人，在吸取外来文化营养方面，比起他们的前辈诗人更显得聪明、机智和有胆识，视野也显得开阔多了。有的诗评家指出：“秋山近期诗作已脱离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而大胆地融入了现代诗的某些技法，但其诗并没有患现代诗的通病：晦涩难懂，空虚苍白，充满了梦魇与死亡的气息。相反，由于形象的新奇与运思的巧妙，其诗的格调与意境都显示着各自的诗美韵味与风情。可见，秋山诗的这种‘脱离’与‘融入’正是对现实主义传统的‘远距离’的忠实。他的努力只会使自己的创作乃至现实主义的诗作更其丰满、壮大。”^⑤针对秋山的诗，把现代诗派的某些手法融入诗中视为对现实主义传统的“远距离”忠实，这是极其睿智的发现和深刻的概述。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更加拓宽了马华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道路，可以说是另一层面的“现实主义的深化”。

青年诗人王涛是渔家的儿子，讨海为生。他的灵府储藏着大海的浩瀚与温柔。《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这本诗集，激荡着邦咯岛的海涛声以及心潮与海潮相融相击的碰撞声。诗人到过中国、美国，远至南非洲，一路上写了不少诗。“这些抒发旅途见闻的感怀诗，有对生命的感悟，有对环保的诉求，有对西方文明的反讽，还有对原始民族不幸遭遇的同情。题材范围明显扩大，感情的天地也明显的宽广，艺术手法也多变了”。这种不断探索和扩大灵性世界的精神，其实就是在借鉴传统的基础上力求突破传统、寻求适应现代气息与自我扩张的艺术方法。“在探索中不断的超越，超越自己和超越昨日的成就。”^⑥

我们不妨再审视一下梁放的小说。梁放小说的艺术传承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小说的影响，从《水浒传》、《红楼梦》到巴

金、老舍、沈从文的作品；二是英国小说的影响，这是他赴苏格兰留学时，沉溺于毛姆和 D.h 劳伦斯等人的作品。梁放吸纳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长处，将劳伦斯对人性的开掘与巴金对人性遭到损害的同情熔于一炉，并分别从老舍、沈从文那里借鉴了幽默诙谐的情致和描摹自然景物的能力，渐渐形成自己的小说风格。他的短篇小说的主角多是市井小人物，叙述的也多是生活中每每被人们忽略的琐事。“但是，若将梁放的小说创作当作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却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动荡的世界，听到天边滚滚而来的热带雷声。作者深入每一个人物的内心，努力体验每一个人的欲望，真实传达出这些欲望在现实世界的冲折和撞击，从而创造出一个极其矜劳越独特的生活风情的小说世界”。⑦

“传统”与“现代”都属于形而上的、精神的范畴。传统给现代以滋养，反转过来现代又为传统增加了文化积累，使渐趋消褪的传统焕发生机。就像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再由华人带到东南亚热带岛国，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然而佛教信仰之于马来西亚华人，却已注入了许多适应他们生存的生命哲学与价值观念了。世纪之交，当美国等西方文化洪水猛兽般向亚洲输出时，我们也会感到现代、后现代对传统构成了威胁与挑战。例如当今中国少男少女喜欢跳源于美国黑人的“霹雳舞”，于是一些人感叹着“今不如昔”，以为现代青年在发疯；然而不经意之间，中国传统舞蹈和某些少林武术套路却融入其中，使霹雳舞中国化了。所以，现代不会取代传统，而是要求传统适应现代，在“推陈出新”中给现代以充分展示自己新生命、新机能的机会。这应该也是新世纪马华文学的走向。

三、民族性与世界性

散文作家戴小华说：“在马来西亚多元

文化的社会里，华裔的传统文化在与异族文化接触时，必然会产生冲突、碰撞、交融和汇合，因而令其文化更为丰富及独特。奇的是，每当我在大地寻求时，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时常会引发我的思考。”戴小华觉得她拥有与生俱来的沧州（属中国河北省）人的精气，台湾人的骨架，马来西亚人的血肉，地球人的肌肤。这是写作人的一种气度，也是一种视野，它涵盖着包括祖籍、出生地乃至她去过的世界许多角落的广阔层面。“我对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觉得与我那么息息相关和感情深重”。所以她“写得愈多，愈觉得自己像个地球人，既属于马来西亚，也属于世界；既爱自己的国家，也爱这个地球”。⑧

中国作家雷达把这种意识概括为“家园意识”与“全球意识”。戴小华身上虽然流贯着华人的血，但她的心和魂属于马来西亚。她觉得马来西亚可爱，台湾可恋，大陆可亲，只要落地生根的地方就是家园；同时她要走出家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现代女性的开阔胸襟，她能告别古典超越传统，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具有可贵的现实品格，一扫封闭、保守狭隘、伤春悲秋的苒弱状态，有种充满豪气的全球意识，志在四方的征服存在的勇气”。⑨

其实在戴小华之前，已有韦晔、年红、伍良之等一些作家把视角延伸到世界的许多角落，他们也自觉地超越意识形态及地域的局囿，登高能赋，情见乎辞，挥毫落笔，游刃有余。他们心中都怀抱着一个地球，向国人报告形形色色的人文景观，为马华文学增添一些异域的色彩。

文学题材应该是宽泛的，它给作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既可以描写异国他乡的世故人情，也可以侧重反映本民族的生活。文学

还应该有一个宽松的生存环境，各种流派，各种主义，各种风格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在百花园里各显异彩，竞相怒放。至于各类作品给读者提供了多少精神滋养，多少审美愉悦，要由读者去鉴别，由历史去做结论。

有人认为，是否描写本民族的生活，不是评定文学作品优劣的唯一的或重要的标准。这个意见当然没有错。但是，我认为，即使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世界文化也决不会全是“可口可乐的殖民文化”；所以，注重反映自己民族的文化心理与地方色彩，仍是马华文学走向世界所应坚持的方向。诚如鲁迅所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⑩

即如驼铃的短篇小说创作，作者的笔端伸展到了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从公署、警察局、法庭、学校到码头、茶寮、酒吧。这些短篇，几乎都是描写“小人物”谋生之艰难与命运之惨苦。如失业的临时教员小周终于下海学拖网打鱼（《十年之后》）。投河自尽的老寡妇钟华太太被传为“新鬼”的故事（《板桥上》），女佣拉芝米两次笑过后的辛酸泪水（《下女》）等，是马来西亚城镇社会生活或一时代的缩影，也是一幅描摹近代马来西亚底层人民挣扎奋斗的现实主义图画。驼铃憎恶那些“浑浑噩噩只为私利而钻营的族人”，鞭笞了形形色色的丑恶的、鄙琐的灵魂。在《君子之诺》中揭示了一个食亲财黑者的卑劣咀脸；在《一块钱》中讥讽了贪图小利的小人。最能体现马来岛国地方色彩的是《可可园里的黄昏》。小说描写了一位华裔独生女与马来青年阿旺相爱，因遭老人反对，女儿随阿旺私奔，并生下一男孩，直到阿旺死去，老人才意识到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让我在晚景中寻回亲情的温暖吧！”老人从教训中自省，亲情战胜了世俗，民族情感的融洽取代了隔阂与偏

见——小孙子罗希便是华人与马来人融合的象征。总之，这些本土化了的小说，反而更容易引起中国读者和各国华人读者的注意；小说借助于形象系列，让读者具象化地了解马来人、华人的生存环境、道德观念、风尚习俗以及他们的生活情趣。驼铃以其厚重的文学业绩为马华小说的民族化方向做出了跨世纪的贡献。

晨露是一位身边已经窝着五个孩子却仍勤勉笔耕的家庭主妇。她曾获得2000年砂劳越文学奖——“民族作家奖”。这个殊荣说明了她在文学的民族化方面所取得的突出的成绩。晨露是拉让江畔的散文作家和诗人，她酷爱那片炽热的土地和热带雨林里的璀璨；她喜欢大海，“默默，静静的我远远的望着，心灵上，却始终有一种说不清的亲切默契”，她走进幻想的领地，“我那游走五湖四海的心愿，始终还在心中蠢蠢欲动”。（《船》）到了中年，作者仍然“千方百计地从日子的夹缝里掏出一些空闲去看海”，但已失去年轻时的浪漫色彩，只想用海水“洗涤心灵上的污秽和疲惫”。（《一滴水》）作为华族农家子女，晨露情愿离开闹市回归乡土，在土地、木屋、亲人那里找回自己流逝了的梦。她回忆起蕃薯地里与外祖父一掘一捡的乐趣——“外祖父那闪亮亮的锄头饱饱的吃进土地里，用力一翻，露出了红皮的大小小小的蕃薯，我双手扑抖着一个一个揪了出来扔进篮子里，几时馋了拿起一根衣上擦擦一咬就咬在口里了。”；此时，“在蕃薯的芬芳里飘扬着我的童年”。（《蕃薯》）这位诗人始终保持着农家女的本色，她在稿纸上笔耕，却又眷恋着“退休后的锄头”，想和它“签署一纸续约”，在自家庭园内，“赤脚一双 / 测探大地的脉搏”。（《烙印》）晨露的作品多是忆旧。所谓“忆旧”，其实就是“乡土文学”。在平凡的乡居题材里，作者吐露的涓涓心曲，宛转流淌，虽说不上是

镂月裁云，却也是给生命以滋养的醴泉。她正是以这份真情、痴情去描摹她的祖国、她的家乡，她的寻觅“凄美”的意境而走向世界。她幼年幻想充当一名航行世界的船员，现在她用彩笔实现了这一帘美梦。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演进到价值观念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迅猛扑来的浪潮。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霸权主义正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兜售他们的文化观、道德观与价值观，试图建立以美国为轴心的全球思想、文化、艺术、宗教、伦理、道德一体化的模式。但是，如果文学艺术的世界性也囊括在这种模式内，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所谓文学艺术的世界性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不论如何一体化，白种人、黄种人、棕种人、黑种人不可能“一体”到同一种肤色。所以，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习俗、不同国度的人民必然会产生各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理念，不同的审美趣味。美国人、非洲人、俄罗斯人、中国人、马来西亚人……各有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现状，以及在历史积淀下形成的观念、习俗和

气质。

作为文学艺术，在全球化潮流中，各国文艺家们可以更自由、更方便地相互交流艺术经验，借鉴别国的艺术技巧和表现方法，使本民族文艺更丰满、更具有时代气息。即使像伍良之、戴小华等人把视角延伸到世界许多角落，他们的作品仍然是本民族的。“诗人甚至描写完全生疏的世界，只要他是用含有自己的民族要素的眼睛来看它，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看它，只要诗人这样感受和说话，使他的同胞们看来，似乎就是他们自己在感受和说话，他在这时候也可能是民族的。”^⑪如果是中国的文艺家，即使是采用了外国的艺术形式，“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这就是“民族性”。^⑫我们相信，马华文学在全球化进程中，将以鲜活的民族精神与民族风格去永葆艺术的青春。

注：

- ① 拙文见《说不尽的吴岸》，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1999年出版。
- ② 谢冕《砂劳越诗情——读吴岸》，见《诗评家眼中的吴岸》1999年出版。
- ③ 唐珉《这一趟文学之旅》，马来西亚《烟火》季刊2000年第4期。
- ④ 拙文《伍良之的杂文：惊叹号意韵》。
- ⑤ 张荔《“一树芬芳”终于“绽放”——马华诗人秋山诗的人文精神及其他》。
- ⑥ 吴岸《你醒在海醒之前》——序《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烟火出版社2000年出版。
- ⑦ 周靖波《梁放小说散论》。
- ⑧ 戴小华《闯进灵异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 ⑨ 雷达《闯进灵异世界·跋——读戴小华》。
- ⑩ 鲁迅致陈烟桥信（1934年4月19日），《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⑪ 果戈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收《文学的战斗传统》，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
- ⑫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同学作品特辑

/ 颜如艳

相思

那次回到泉州，是个细雨蒙蒙的夏天，而今，则是个无雨无风的秋。

家乡泉州仿佛还是老样子，两排高高瘦瘦的阁楼，沿那条幽邃的湖水逶迤远去，淡淡的夕阳里，瓦是黑的，墙是白的，河水深处弥漫着一层暗暗的绿。

历年的春天，父亲都会带我回乡探望祖父。自十年前祖母入黄泉后，祖父一直不愿意随我们到马来西亚生活。还记得父亲曾说，那是因为家乡有着无法让他带走的东西，我想是因为思念祖母吧？然而，父亲给我的答案，只是微微一笑。

印象中的祖父，不过是一个喜欢打麻将、练太极、浇花钓鱼、爱提当年勇的普通老人。依稀记得，幼年常跟随祖父绕廊踱桥，徜徉荷花池塘，穿林拂花，逗留亭榭楼阁之中；随处是湖、是池、是涧。景物仿佛全在水上。对面那叫的枇杷园的不只种植枇杷树，连地上都嵌满枇杷，那长长的粉墙砌出各种花式的漏窗，只听得雨声细碎，却踮起脚尖来也看不到那边的风光。

如今我重返故地，重见这魂牵梦萦的桃源，在为思念祖父之愁而辗压的心碎岁月中，伸出探索的触角……

X X X

犹记，我当时刚升上高中。

又是春天。我独步出阁楼，经宜雨亭，走在起伏曲折的回廊上，盈盈一水之隔，对岸迭石为岛，一座小小素静的轩榭临水屹立，两侧飞檐挹亭身斜敛。祖父带我走遍家园，却不让我在这里越池半步，唯恐我不慎弄坏了它。但现在，好奇心使我不禁步入其中，欲究其竟。柱两旁刻有对联子：“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直道是寻常”。我晓得诗句臻美至善，却不明其意。亭内有小茶几、文房四宝等之类的东西，还挂上了几幅草书及水墨画，内心不禁佩服祖父才藻飘逸，文雅之至。

然，此时却在不起眼的亭角，发现这篇非草书之诗句，诗题名为《枉凝眉》：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

若说无奇缘，今生却偏遇著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话；

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无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话。

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是思念祖母吗？我不禁莞尔一笑，笑祖父乃多情种子，笑祖父“独伴梨花影”。

为不受责备，我匆匆看了几眼，便赶紧弃亭返楼去。

不料，这个十六岁的春夜，我与祖父的少年时光劈面相遇。

那晚，是一位亲戚来通知，祖父的一位表妹与世隔绝了。在所有人未及反应前，祖父已经霍然站起：“走了？怎么会？怎么会！”蓦然发觉自己的失态，旋身回房。

家人尽皆暗笑。

这晚我才知道，祖父与表妹在青梅竹马的童年，情窦初开的年少，互誓盟约的枇杷园，及他俩私奔六个月的石破天惊。

最后，他们终究被找回

了。表妹远嫁，祖父仍然不得不接受指腹婚约。而这一切，都已经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来人是请祖父参加葬礼的。

翌日，父亲欲与祖父商量之际，祖父却已练太极去了。宜雨亭茶几上薄薄一张纸，上面墨色淡淡五字：“老来多健忘”。既然祖父已健忘，那又何必助他重提？故父亲回了来人，从此我们在泉州不提此事。

X □ □ X □ □ X

祖父逝世那年，我进入中文系一年级。当我在图书馆里看白居易全集正看得兴味盎然，突然，仿佛惊雷般的一瞬，我看到了祖父当年写下的那句诗，而那句诗的全貌竟是：“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我知道我当场僵着，没想到竟然会是如此。

原来祖父一直记得，六十年的烟尘岁月抵不过初恋女子的一抹笑容，让他在余生的每一寸光阴里深深铭记。

而爱情究竟是什么，竟让八十岁的老人仍然在刹那间动容，忘了时光的远走，只以为是红颜弹指老！

应该是身为人父和长辈的尊严，让祖父不能明白表达自己的心意吧？当祖父写

下那句诗的时候，他是多么希望他的子孙们能够读懂。

时光早已磨减年少的足迹，眼角恍惚还晃动着祖父灰蓝衣袍的身影，在柳阴曲水间。

X X X

因此，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固执地选择在秋天只身回到这里。

记得那年临行前，祖父不如往常送我出门，他只是沉默地望着长空，眼中尽是一片无奈和茫然。

循廊绕池，迂回抵达宜雨亭，轩屋幽幽静静掩映在老树浓荫中，益显得古木郁蓊，庭园幽邃。近亭是我驻足不前，不是情怯，是等待心情平静。

我抚遍木石执扇，悄悄凭栏倚坐。美人肩靠弯弯探伸，崖石间的草蒙青苔透过雕栏，水中倒影默默相对。那一泓萦绕回转的曲水，溶化了满园的苍翠碧绿，黯然无底，却被雨的韵脚敲得水面潋潋生纹。阵阵轻风从湖上、从四面徐徐吹来，真个是心旷神怡。

看着那篇《枉凝眉》，已明了那是形容木石前盟的宝黛二人。

尔忽我惊觉茶几上多了几行字：“思悠悠，恨悠悠，恨天人相隔，幽明难通，相见无由，此恨永远不

休。”

今日，我终于懂得，可是这一切已是过往云烟。

我只能在轻轻念着：“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好像是念给天上的祖父听。

甩甩头，走出宜雨亭。我看到桥下缓缓流淌的湖水里，有只伤痕累累却又不肯搁浅不肯沉没不肯靠岸的乌篷船，渐行渐杳，悄然向远方驶去。

【评语：

本文叙写的是八十岁祖父年轻时代的一段凄美相思债。

颜如艳同学以抒情的笔触，为我们描绘泉州的典雅，而生活在这园林里的祖父，不愿离开故土，但却不明言，只是以诗句含蓄地传达他内心的隐痛，希望子孙们能读懂……

状祖父的音容，刻画祖父的精神面貌，着墨经济，颇能传神。作者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所以她笔下的人物和自然景色，都蕴含古典韵味。——甄供】

/ 掏心

问?

我呆呆地坐在门槛上，双手托着下巴，想着白日

做梦，脑海占满了纷乱的心绪，“快过来帮忙呀！”母亲在厨房里喊着。我赶紧起身走进厨房，看到母亲满头大汗用心地炒、煎、蒸，如魔法般地变出一道又一的席上佳肴。我拿起装着豆芽的篮子，坐回先前的位置，努力地与

那一堆豆芽奋战，这时候雨才刚停止下罢了，雨水还一滴一滴地从屋檐掉落到地面，继续滋润着大地。

远远地，看到爷爷弥勒佛般的笑脸缓缓地朝着我的方向走来，我下意识地吧湿答答的双手死命往衣服的下摆擦，突然弟弟从我身旁走过，全身污迹、满脸鼻涕，踩着摇摇晃晃的脚步，以龟速步行着。爷爷一把抱起了他，笑眯眯地说：“我的金孙！”我在一旁呆坐着，望着自己干净的双手，内心充满疑惑为何爷爷老爱搂抱脏兮兮的弟弟，小小心灵开始明白失落的滋味……

我望着刚下班的男人们如蝗虫过境般地把桌上的菜肴一扫而空，不，蝗虫都得自叹不如。终于打了个饱嗝，男人们像得了软骨症似的瘫在老式的藤椅上，开始相互发表自己的“伟论”，我和母亲则收拾杯盘狼藉的桌面。进了厨房，隐隐约约听到从客厅传来的声音——“女子没有用啦！要会待在厨房炒几盘菜，服侍老公就好了……”我怔怔地听着，也想着，真的吗？是这样子的吗？哥哥们早在天气放晴时就兴高采烈地与邻家男孩去打水战，弟弟也只会整天哭泣撒娇，可妈妈却从早到晚都忙得没有一刻清闲、忙得团团转，女子是因为没有用才在厨房，还是在厨房的女子没有用？

不想问大人，因为我知道没有人会理会我这个处于侏儒时代的小人物，唉，希望快快长大。不解，心中还是无解……

逐渐长大了，处于时下人所称的豆蔻年华，世界也开始变了，老妈子懂得忙里偷闲，我也接近接触了所谓大人的思想。嗯，果然是复杂的，千头万绪不知从何理出一条主干，一环牵连着一环，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男人和女人的课题、男人和女人的战争大概没有停息的一天吧！唉，好想回到小时候懵懵懂懂的岁月……



【评语：

掏心同学的《问?》，叙写的是童年时期她所见、所闻及遭受冷待等的情景，因而萌发出她心中的疑问：为何重男轻女？写法活泼有趣。

重男轻女的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里触目皆是。它何尝是一个观念问题？究其本质来看，它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之道，还有待作者及一大批年轻的、有志于革新之士的共同努力。——甄供】

/ 叶珮琪

红帘

【评语：

从一张挂在檐下的遮挡炎阳的光芒的红帘，联想到住所周遭的环境，景物、人情世态、心灵的感应等，可说是浮想联翩。

观察事物的细致，想象力的活跃，都是作者的特点。然而，由此希望有“一张感性的帘子”，挡去“一切扰人的图像”，进而“淡出记忆”，想法很美，可惜处于被动，略嫌消极。现实生活中固然有太多的假丑恶，但却不乏真善美，作为现代青年，理应勇敢地正视它：当浊浪排空，敢于寻觅那清澈的源流！

——甄供】

屋后，檐下，挂着一张红彤彤的帘子，以遮挡烈阳的光与热。白昼时分，红色帘子总是被垂放下来，好让在屋后辛勤劳作的母亲有个遮荫的地方。然而，一旦入夜，红色的帘子便被卷起，钩在檐下的金属钩子上，看起来恰似姑娘于归时挂在门前的红布块，捎来几分莫名的喜气。

红帘子是一块半透明的纱质布料，它总将强光挡去，让柔和的日光穿透。因此，每当艳阳高照，白色的粉墙，总是反射出一抹粉红外来，而在帘前走过的人儿，颊上也映出了羞涩的红晕。然而，使我对它情有独钟的最大因素，并非它所呈现在我面前的色彩游戏。而是，它给予人一种“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的视觉效果。

我常在午后，烈日当空时分，呼吸着热辣辣的空气，一面静赏这如上天赐予我的珍奇景像。眼前一切的景物仿佛都戴了一层面纱，显得有点儿朦胧了。蔚蓝的天空，连绵的白云在红帘子后像是褪了色似的，只留几抹浅浅、淡淡的蓝与白。原本，青葱的草木使得身边绿意盎然，但在隔着一层帘子后却又变得虚幻了，恰似掠过的一层幻影而已。至于屋后平凡得有些俗气的房子，隔帘观望，竟也成了另一幅画面，似乎可与田园里的小舍相提并论了。隔着帘子往外望，让我平添了许多的遐想，一切是那么的恬静又那么的充满诗意。

其实，这张红色的帘子也是我心灵的避难所。因为它的虚幻与飘渺，让我即使处身于残酷的现实中，也不至于受到最大的伤害。有些时候，许多事物太真了，反而会令人觉得难以接受，那么何不让它们带点儿假呢？那反而是一种美。真真假假原本就充斥着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也是由真真假假所组合而成的。因此，在这个社会的大染缸里受挫也是在所难免的了。而我就选择了让灼伤的心灵在红帘子的庇护下静养、疗伤……

而你，一旦让自己从真实得让人心寒的国界中抽离出来时，又为何不尝试为自己准备一张感性的帘子呢？好让那帘子在和风吹拂而过时，将一切扰人的图像随着水波状的折纹，淡出记忆……

/ 丘思慧

你、我

比尔湖横跨在你我之间
你站在水的另一畔
与我遥遥的对望着

你
轻轻的
缓缓的
说
你是拿着蒲公英的人
寻找着降落
在东边的 M 城
那里有
金钱、霓虹、醉梦

我
们
曾经有过
翠绿、蓝天、大自然

如今
你
只留下一道淡淡的
告别的晚霞
给 西边的
我

【评语：擅于运用比喻。用比尔湖横跨的距离比喻俩人的现实距离，也暗示了俩人的思想上的差距。再用蒲公英作比在外飘泊寻找理想的人。最后，用黄昏时西落的晚霞作比一种黯然的别离。整首诗由对比和比喻的巧妙运用带出浓浓的诗意。——黄妃】

门外 雨丝在槐叶间
漏下
再漏下

门里 古老的太师椅
前——后
雨丝正洗去南柯梦

举起微颤的手
雄心於风中死命的搏击
终究成了一堆白骨
在暗夜底 叹息
再叹息

【评语：由雨景中的一位老人形象，点出了生命中的无常且无奈之感。老人的生命已如古老的太师椅一样老旧，即使想要做最好的一种挣扎，却也无法摆脱时间加在他身上的枷锁。他终究要归于尘土。——黄妃】

/ 睿妍



/ 邓佩玫

/ 谭美玲

风筝

(外一首)

倾诉

/ 邱君豪

倾诉是一首歌，
平实和缓的音符。

倾诉是一幅画，
一朵盛开的鲜花。

倾诉是一个人，
惦记旧日的故友。

倾诉是夜深人静时，
你与我的交谈。

在积累的岁月中，
我们听到，
成长的，
倾诉。

【评语：用诗的语言表达年青人的倾诉心声。
——黄妃】

风筝 在那蔚蓝的天空
越飘越高 就像
我们的距离 越走越远
收回手中的线
也唤不回你的热情
曾经许下的诺言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被遗忘在某个角落

水手

迷失 在这茫茫的大海里
疲惫的我看不见明天的曙光
失去了梦 就像老旧的船
找不到停泊的港口
害怕淹没了我 陆地
离我好远 好远

【评语：两首小诗写得清新明朗。诗中巧妙地运用明喻的手法，加深了读者对本体形象的理解。——黄妃】

朦胧

骑着一辆铁马
呼啸着“心酸的浪漫”
小径之上
我留下唯一的记忆
你我的故事…
小径 弯弯
回旋 曲曲
似你徘徊在爱情口前…
记忆
已模糊了 你的模样
风带着浪漫的思念
依稀昨日的缠绵
回忆
仍模糊了 你的脸庞 也模糊了
我对你的思念
花香随风而逝
似薰衣草薰我心深处
深深藏着
竟是一片夕晖……

【评语：写一段已逝去的恋情。表面上心情洒脱，记忆中他的样子也模糊了。但作者仍然觉得这一段恋情美丽的像夕阳的余晖，虽短暂但却曾光彩夺目。
——黄妃】

中央艺术学院大众传播系 / 梁曜昀

最亲的人离我最远 ——我的母亲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相信这首歌是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也唱出每个孩子的心声，尤其是没妈的孩子。当我哼起这首歌时更是感触良多，或许，这首歌也唱出我的心声吧！

其实，我不是孤儿也不是没双亲，或许应该说我有母亲但没母爱。我的母亲不是正娶的妻子，她是怀了我后“跟”了父亲十一年的妾。十一岁后的日子，我和弟弟就由“大妈”照顾。自然而然又多两位姐姐，一位弟弟和一位妹妹。后来，日子久了，我也改口叫她“妈妈”。

我的母亲离开后都有回来探望我和弟弟。后来，我们较大了，她也正式嫁人，还生了个女儿后就一年才来探望我们一次。看见她时感觉很亲近却仿佛有层隔膜存在我们之间。

十年前目送她离开那刻的画面，就像昨日发生一

样，记忆依然清晰，或许，对于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来说，这种离别就像令她一夜间失去最亲爱的人似的。当时的我，不知将来的日子，只清楚地告诉自己和弟弟：“妈妈不会像以前一样帮我们穿衣、冲凉、喂我们吃饭，陪我们午睡……”

我明白她离开对她来说是绝对明智的选择，但，理解及接受往往是两回事。站在女儿的立场，总希望她会选择不舍孩子的决定。前几年，她开始不断告诉我，她的离开给了她什么，离开后所遇到的种种，刚离开那股想念孩子的痛苦等等。我只听，没回应！觉得心在抽痛，但就是不知该讲些什么话，如何作反应！

倘若有人问我，她是位好母亲吗？是，她绝对是！不过，她却是个未能尽责的母亲。依然记得，她未离开前每一个画面。虽然，我还很小，但零零碎碎的片段总是很清晰。

每天早上，她起床准备

早餐，两粒生熟蛋，一杯“美禄”，把牙膏搽在牙刷上，叫我起床。等我刷牙后，帮我抹脸穿校服，然后绑头发。一切完毕后，抱我到饭桌吃早餐，为我背上书包待我去上课。放学后，她总依时站在校门外接我放学。回到家，帮我冲凉然后吃饭，让我看一会儿卡通片后就赶我去午睡。傍晚时，叫我起身做功课，完毕后，她就准备晚餐。晚餐后看电视节目，差不多十点就睡觉。因为父亲要兼顾两个家，所以不是每晚都回来睡。大多数时间妈妈都是和我跟弟弟一起睡。临睡前，我们三人总玩在一块。我们两人很喜欢把所有的枕头和被盖着她。她就会抱着我们用被卷回我们。

我们的笑声划破了黑夜的宁静。那是多么令我铭刻于心的回忆。还有，她总爱问我们早餐、午餐、晚餐想吃什么，年纪还小的我每天回答一样的答案：“我要吃小白菜！”也不懂为什

么会这样回答，也许，那时的我只懂“小白菜”。

这一切都存在我心深处，只能够回味而不能重现的画面。

还记得她刚离开那个月，我差不多每天临睡前都在偷偷的哭。眼眶的泪水犹如泉水般不断的涌出，但一切都是无声的痛哭。每当她回来探望我们，一旦知道她又要走时，总是抱着她哭个不停。

有一次，她送我们回来时，弟弟先拉着她不放，后来我也抱着她哭。“不哭，乖，妈妈会回来看你们的！”我想这是她唯一可以说的吧！现在回想起来她的眼眶也有泪光。我们是小孩可以尽情的哭，她的心又何尝不痛呢？但她只能忍心安慰我们，然后快速的离开。

虽然，我已经二十一岁了，但当我知道她将要回来时，期待她那种紧张的心情依然如故。那种“终于见到妈妈了”的心情是百感交集，开心、紧张、害怕、兴奋……开心是因为见到她了；害怕是因为知道她会

走！虽然，我们一年只见一次，感觉该是陌生的，就像她已不懂我现在喜欢吃些什么，对那些食物有避忌等。由于长久没有在一起的缘故，造成我们之间存在有一层隔膜。可是，我们在谈天、她为我准备早餐、洗我的衣服时，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当我看见她疼抱“妹妹”时，之前我是接受不了的，不过，日子久了，那种感觉就没那样强烈。我不能接受，或许，我认为妹妹会使她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疼我们，有时也会埋怨道，我是她的女儿，妹妹也是她的女儿，为什么我们的待遇相差那么远？

近这一两年，这种感觉逐渐消失，相反还很喜欢这位小妹妹。最惊讶的就是她非常喜欢我。据妈妈说，她极少会主动接受陌生人。妈妈只说：“两姐妹就是两姐妹！”

妈妈一直都很担心妹妹将来会无亲无故，因为今年她才四岁而双亲已年近五十了。再加上她是独生女，家庭如果发生变故的话，更是无依无靠。其实，我愿意负起照顾她的责任，虽然，我

们并非同姓，到底也算“姐妹”。倘若她真的无依靠，我定会尽我所能照顾她。或许，她是我母亲的女儿吧！

母亲，一个伟大的典范！无论是电影桥段、小说情节、凭歌寄语、诗词歌赋中，母爱永远在世人的心目中都是最伟大的！自从懂事以来，我就没有和母亲一起共度母亲节，更体会不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种亲子关系的温馨甜蜜。

我有怨过父母未尽负责起养育的责任。我恨他们因为年轻的冲动而牺牲我和弟弟！我恨他们令我失去平常小孩所拥有的一切！

后来，我想通了。或许，需要父母庇护的日子已不在，自己可以独立的缘故，那份恨意也随之而消失。原来，恨人也不容易！

妈妈，你是我最亲却离我最远！无论如何，你是我母亲，这铁一般的事实是无从改变的。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无论相隔多远，隔膜多深，只要我们心底是深爱对方，便已经足够了！

但愿，接下来的日子，



围绕我们的只有幸福和快乐!

【评语：本文是我所读过的年轻学子描写母爱而又能令我感动的一篇好作品。

作者的母亲，有一段异于常人的经历，即她不是父亲正娶的妻子，所以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妾。最后，她不得不作出明智同时也是痛苦的决定：离开自己的两个子女而去！

文章的描述的是，作者这十年来与母亲经历了亲近、别离、重聚等过程的感受。十年来作者的情感挫伤，是难于忘怀的，经历的事故恐也不少。可喜的是，作者没有把这段经历写成流水账，她以“情感”为线索，有选择地把她那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贯穿起来，以达到她抒发思念“最亲的人离我最远”的母亲的情怀。

作者写她对母亲的感受，有爱、有怨、有恨，更多的却是无奈和怀念。文随思绪起伏，且又懂得节制，这是作者写好这篇作品的秘诀。

题目的设置，新颖别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但愿，接下来的日子，围绕我们的只有幸福和快乐！”这是作者文末的结句，且让我也以此来祝福作者和她历尽沧桑的母亲吧！——甄供】

《烟火》文学季刊各版收费细则：

1. 商业广告

- 内页：1/4 版 RM500
- 1/2 版 RM1000
- 全版 RM2000
- 封底（彩色） RM3000

2. 贺词

- 1/4 版 RM300
- 1/2 版 RM500
- 全版 RM1000

3. 赞助

- 赞助本刊出版者，分为永久赞助人和普通赞助人两种。凡赞助 RM5000 或以上者，其姓名将每期出现在本刊版权页之上头，以示隆重。普通赞助人赞助款额不限，多多益善，姓名及其赞助款项将志入征信录。

支票请志名：《烟火》或“Semarak Publishing”

《烟火》文学季刊征求献捐表格

个人姓名：（华文）_____

（国文）_____

性别：_____

团体 / 商号：（华文）_____

（国文）_____

地址 / 通讯地址：_____

电话：_____

传真：_____

电子邮件：_____

献捐数额：_____

现款 / 支票 / 汇票号码：_____

征求人姓名：签名 / 盖章：_____

日期：_____

巴生兴华中学高三理仁班 / 庄兴亮



烟霾，来了。

四周从此朦胧。远处的树林、山丘、电讯塔霎那间消失得连半个影子都没。无奈的叹气声、低落的情绪和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接踵而至，在人间蔓延开来。辅导师、医生、药剂师此时可忙了：一面擦着鼻涕，一面努力重振失落者的心情；红红的眼睛流着莫名的泪液，还得继续为病人看病；自己的咳嗽尚未痊愈，仍然坚持在冷气药房里为病患配制抗生素，费尽口舌去向他们介绍各种能够助于提升免疫力的保健品……看得出来，烟霾的到来，谁都不欢迎；哪怕是有钱赚也好，对烟霾，就是“敬而远之”。

烟霾的出现，早已不是第一回了。去年、前年、大前年，不也有过吗？其实，比这更早更早以前，打从人类拥有自己的文明以后，烟霾就一直跟随着人们。每隔一段时日仿佛都会显现一下。它是人类文明的一项副产品，只是很多时候人本身未必觉察得到而已。

烟霾的到来，是悄悄的降临。从无形到有形，从少到多，从轻微到严重，从朦胧到浑沌……这些，都需要时间。最终成功形成一层浓浓厚厚的气圈，把人们包在里面。可奇怪的是我们往往在空气有点尘埃飞扬时无动于衷，直到烟霾把整个“小东方之珠”（槟榔屿岛）罩得“天衣无缝”时才惊慌失

措地忙去戴口罩、围脸巾。

太迟些了吧，我总以为。

一五八七年，中国历史上平淡无奇的一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黄仁宇笔下，这一五八七年的年鉴，却成了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一部失败记录的总开端。万历十五年，离明朝灭亡五十七年，清朝灭亡三百二十四年。表面上大明王朝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可实际上各种细小的尘埃已经逐渐开始降临。由内部的腐败贪污，到沿海倭寇的不停骚扰；看似渺小软弱无力的小白蚁动口啃起了大舟的木梁。一两只小白蚁，瞅见了都不当一回事儿；非待到一大窝白蚁“凝聚一堂”的时候，才会请来 pest control。也正是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道光年间列强的船舰火炮来了，中国人才蓦然惊悟自己原来是如此落后，这样的“不堪一击”。

顷刻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志士，他们满腔热血，拳拳赤子之心，决定科学救国、真理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救国、救国、再救国；任凭他们如何热诚的投入，口号喊得多么慷慨激昂，多么响彻云霄，又怎样？为什么人们总喜欢等到烟霾情况进入了“危险水平”后才会幡然大悟呢？我只想问一句：“就不能早一点吗？一点难道都不行吗？”也许早一点，近代中国历史

不就可能减少好几面耻辱委屈的页章，少一些呻吟和悲剧的成份？

——无奈。面对一幕又一幕影像文献，还是得低下头来，承认这是历史，也是事实。

当然，阳光和烟霾，永远不会同时出现。可烟霾来了，阳光就不再遥远。《百年思索》中有一段话，自认相当有道理：“……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或许真的也不能全怪人：毕竟明朗久了，昏暗和烟霾是必要的人，有时确实很需要这两者作为改造生活和持续前进的动力。

回家的路上，走着，走着；我不再埋怨这鬼天气，更不再诅咒这折腾双眼的烟霾了。因为我明白烟霾要来，我躲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寄望于明天：烟霾越严重，大家越加以关注，我才越快越有机会享有比一般日子更为清新沁脾的空气。

【编者按：本文荣获中国“作文周刊”编辑室、山西省作家协会联办第三届“神笔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中学组三等奖。本刊特选登此文，此示对庄兴亮同学鼓励。】

稿

约

本刊欢迎下列作品：

散文、杂文、诗歌、短篇小说（以四、五千字为宜）、微型小说（文字以不超过 1500 字为宜）、文艺评论、翻译（请附原文）等等。请勿一稿两投或抄袭。

- 来稿请以稿纸誊写清楚，勿两面书写（电脑打字亦可）。稿末请写中英文姓名、地址、邮区、电话、传真等，以便联络。
- 来稿不论刊登与否，概不退回，请自留底稿。
- 来稿一经刊用，将寄赠本刊，以代稿酬。
- 本刊有删改权，不愿意者请注明。
- 本刊的“小荷才露”专页，是为鼓励青少年从事文艺创作而设。欢迎各大专院校、独中、国中的同学投稿（华文导师、华文学会代为组稿，推荐同学的佳作，尤为感盼）。欢迎学校或文教团体推荐其主办之青少年文艺创作赛特优作品给我们发表。也欢迎有兴趣于摄影的同学，把他的佳作惠寄。图片背面请简要说明。内容以能反映青少年生活面貌或当地风土人情者为宜。

来稿请寄：

《烟火》文学季刊编者收
SEMARAK PUBLISHING,

5, LORONG RAMAH,
HAPPY GARDEN,

58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母爱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那里
找……”

今天是母亲节，早上，收音机应景的播出这首应该是60年代的老歌，坐在沙发上的妈妈似乎陶醉在歌的意境中，我也很入神的听着，视线却被妈妈那慈祥的样貌吸引住，看妈妈的表情，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我猜想，妈妈一定是在回忆着小时外婆和她之间的一些趣事。这情景，令我不期然的也想起童年时母爱的一幕……

常言道：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绝对赞成这种说法：“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是根草”。我是一个在充满温暖母爱的环境中成长的少女，妈妈就像一个天使，她那双翅膀永远的在呵护我们，我就是在这只温暖的翅膀下由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孩，慢慢的成长，直到我能独立为止。不

过，我知道，在妈妈的心目中，我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女孩。因为到今天，妈妈还是把我当小孩看待，我更深切的了解到，这就是一种母爱的表现。它流露的是真情，是挚爱，完全没有一点造作。

妈妈给予我的母爱，是无穷无尽的，但让我真正体会到母爱的是在我小学六年级。

小学时代的我，常仗着一点小聪明，从来未曾在功课和考试上认真过，妈妈虽然不胜其烦三番四次的劝导我，但我那时年龄正值叛逆时期，把妈妈的劝告全当耳边风，正是左耳进，右耳出，加上我当时的成绩一直不错，无形中更养成我那种自以为很了不起的傲气。我终於自食其果，被自己的骄傲和懒散性格所累。在半年考，我的成绩惨不忍睹，第一次备尝“满江红”的滋味，我彻底失败了。这项打击，令我毕生难忘。

那天的一幕，至今依然深深的烙印在我脑海中……

我从老师手中接过成绩单时，触目所见，整页成绩单都是显眼又刺眼的红字，刹那间，我整个人差点昏了过去，尤其看见级任老师的评语：“华文不及格，应多加努力。”我一向自负的华文科，这次竟然不及格，身为华裔子弟，竟然连自己的母语都考不好，我真得无地自容，我伤心，我后悔，可是这都已太晚！

放学后，我一边走一边想，如果拿这么差劲的成绩单回去面对妈妈，会有什么后果呢？我没有勇气再想下去。我仿佛看到妈妈失望和伤心的样子，我心在痛，手在抖，我真害怕回家面对妈妈。

心虽然在怕，但腿还是自然的往家里走。我低着头走进家门。

“冰心，你回来了，快去冲凉，然后吃饭，妈妈今天煮了你最喜爱吃的排骨。”

妈妈那无比温柔和关怀的声音传进我耳里，我就越感内疚和惭愧。

吃饭时，妈也坐在我旁边伴我一齐吃，她最爱看我吃饭时那种津津有味的样子。可是那天，我吃得很不自在，有着食不知其味的感觉。

正所谓知女莫若母，妈妈已察觉出我心绪不宁的样子，开口问道：冰心，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不问还好，这一问，我情绪马上激动起来，眼泪如泉涌出，哗一声倒在妈妈的怀里失声痛哭。妈妈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呆了，关心的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从妈妈怀里抬起头用惭愧的眼光看着妈，然后跑去书桌从书包拿出我的成绩单低下头交给妈妈。

妈妈仔细的翻阅后带点失望的语气说：“你连华文都考得不好。你知道吗，华文是我们的母语，现在华文已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语文之一，我们身为华裔，一定要精通我们自己的语言……”

还没等妈把话说完，我哽咽的说声对不起，羞惭的跑进房里锁上门倒在床上放声大哭。我一边哭一边不止一次的在看着成绩单，那红色的数目字似乎在讥笑我，我有如掉进无底的深渊，是这么的无助。这时的我多么

希望有一双温暖的手来扶我一把。我知道，除了妈妈，有谁会给我安慰呢？

我打开房门，妈妈已站在房门外，我知道，我一进房里哭，妈就一直站在房门外等。她看见我开门，紧紧的把我抱住，替我把脸上的眼泪擦乾，她看见我哭成泪人的样子，心痛的抚摸我的头，她也哭了。看到母亲那关怀的眼神，刹那间我真正的体会到母爱的伟大。她没有一句责备的话，没有一点儿不快的语气。千言万语，都敌不过妈妈那关怀的眼神和泪水。妈妈的泪水，激励起我发奋的心，我内心在说：妈！我不会让你的眼泪白流的，我一定要把功课搞好，尤其是华文，我绝对不能让它再“红”起来。

经过这次的教训，我收敛起骄傲的心态，用心念书，谦虚学习。年终考试，我终於考到了很标青的成绩，妈妈看了很高兴，这都得拜母爱伟大所赐。母爱的伟大不在於它的外涵，其伟大处是它能发挥意想不到的



力量。……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妈孩子像个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那里找……”歌声把我从沉思中带回现实，看着妈妈陶醉在歌声中，我默默的向妈妈说声：谢谢你！妈妈！

【评语：许冰心同学的《母爱》，是以一件小事来反映母爱的伟大。写法是有叙有议，虽嫌平实，但也合乎常规。

文中有一些不俗的句子，如“那红色的数目字似乎在讥笑我”，“我绝对不能让它再‘红’起来”等，很有创意。——甄供】

吡叻和丰中学 / 杨翠娟

葵花海

赤日炎炎是向日葵最爱的天气。向日葵象征阳光，它的形状像极太阳，犹如是太阳的孩子。

由于屋外有片荒废许久的土地，为了好好利用，我在几年前已决定在那儿种植向日葵。数一数，大概也有三十多棵。这一片似海的葵花园圃正是靠近我的房间，它们那薄薄的金黄色花瓣与丝丝的芳香，构成了眼前一片宁静的世界。所以我老爱将窗口打开，让香味随风飘进屋内，而且可以目睹它们的容颜。

每当有朋友来家里做客时，我一定向他们炫耀我的葵花海。某些朋友认为很滑稽，干嘛种那么多，只种几棵欣赏不是更好吗？或许吧！单单施肥修剪都要费很多工夫，况且还得除掉生长很快的野草。不过，我始终都没有放弃，毕竟和它们相处已有数年了，当然不忍心活活将它们摧残。

新绽的葵花特别旖旎，经过雨水的洗涤后显得清新可爱。我常常把它们采撷下来，精心包扎好，送给朋友。每当风起时，向日葵就翩翩起舞，沙沙作响，煞是好看。

小时候曾梦想拥有靠近大海的别墅，如今还是遥不可及。可是我可以大声告诉大家，我也有一片大海，那就是葵花海，虽然它不是有水的那种大海，但它的魅力绝不逊于真正的海。自从种一大片的向日葵，连做梦都想到有向日葵环绕着我。

【评语：作者写种向日葵之后所取的美的感受，有声有色，富有情趣。——甄供】

森美兰丹拉美那C村 / 郑康云

交给

晴天雨天 云决定
忘了季候喜愁无可奈何
任意放晴 调皮触电
天气主控台乱按钮 失职飘荡
交给 却是惩罚

离去留守 时间选择
没了情感乐悲遗失钥匙
开着热情 关着冰冷
超越形体沸点冰点 升降无定
交给 却成负债

家园安宁 政治主控
蒙了心眼忠奸魔镜无法回答
日日见报 选季亲民
台上腔声听无实践 愚我愚民
交给 却变蒙骗

交给本无罪
唯忘记自己
还选择权力



吉隆坡中华独中高二理班 / 姚慧弈

新纪元学院中文系一巫晓馨

悟

步伐缓慢
在夜里的城市
五光十色
和
心如刀割

孤身
天桥上眺望
是美
还是丑的?
映射中

康庄大道之上
晓得真相后的思绪
凝聚
在 长空

偶见红霞

金乌隐于云间
映出满天红光
不经意抬头 一声惊叹
看 那云 那天
天似海
云如海中波浪
金光闪闪
朝霞化蓝天为奇景
早晨忙碌的人们
有多少个会停下来
赏一幅大自然的画

春山詩話

· 《交給》

年輕而敏銳的觸角，觸及社會丑惡面。

“交給本無罪 / 唯忘記自己 / 還選擇權力”，一“鞭”見血。

原詩無分節，分節后層次立明。

2002年6月5日

· 《悟》

痛苦煎熬過後的領悟，分別深刻——“凝聚 / 在 長空”，有如焦距。

語言精煉，節奏起伏，結構緊密。

2002年6月8日

· 《偶見紅霞》

最后三句筆勢一轉，帶出主題，引人深思。

經過修剪的詩葉，較簡潔。

编辑后记

- 本期《燭火》有两个特辑：
一是“悼念林晃昇特辑”，内收爱薇、春山、颜龙章、杰伦、毛决明等人的篇章，以缅怀这位华教伟人的丰功伟绩。而毛决明的文章，则是着重驳斥与揭露苍蝇漫骂家诬蔑林晃昇的勾当，还历史以清白面目。
二是“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同学作品特辑”，由甄供、黄妃写评语。
- 散文 / 杂文 / 游记方面，有伍良之、易冠、良贯、杨过、杰伦、风沙雁、余云等人的作品。
- 诗 / 散文诗方面，有吴岸、王涛、秋山、田宁、凌江月、草风等位的诗篇，题材多样化。容八方、哈利玛的译诗，让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的民族灾难。余振之和赵杜两人，书写的对象是华教。
- 本期的“作家创作自述”栏，发表丁云创作长篇小说《赤道惊蛰》的心路历程，可读性高。
- 小说方面，有唐珉的《魂兮归来》和丁云的《单亲妈妈》。他们的作品，反映当今社会裂变的真实。
- “评论·研究”一栏，发表黄侯兴、张荔的《略论世纪之交马华文学的走向》，及甄供的《鲁迅、林连玉比较探索》。前者是探讨现阶段马华文学发展的趋势，关心文运者不可不读；后者是把鲁迅、林连玉进行比较探索，这是作者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新尝试，其选取角度颇具有个性。



◀2001年9月27日，甄枫与绍兴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蔡士雄（左）合摄于绍兴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场。

▼讲座会主持人黄妃、主讲人王涛与新纪元学院中文系同学拍照留念。（甄枫摄）



▶6月20日，诗人王涛应黄妃讲师的邀请，到新纪元学院为中文系同学主讲《我的诗歌创作历程》。图为他在讲台上讲述其创作心路的历程的神情。（甄枫摄）



▲讲座会主持人黄妃讲师（左）赠送纪念品给王涛（右）（甄枫摄）

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学术讨论会

日期:

2001年9月26日至28日

地点: 中国绍兴市

主办单位: 中国鲁迅研究会、浙江鲁迅研究会



2001年9月25日是中国文豪鲁迅诞生120周年纪念日,中国鲁迅研究会、浙江鲁迅研究会于9月26日在鲁迅的故乡绍兴市绍兴饭店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议题为《鲁迅的世界与世界的鲁迅》。参与人数约200人,他们是来自加拿大、德国、韩国、马来西亚、日本、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各省、市的作家学者。

董教总教育中心研究员甄俊受邀发言,并作学术发言,他的论题是《鲁迅、林连玉比较探索》。

图为开幕时主办单位负责人与各国作家学者在会场门前合影留念。